

我的父親

顧
一
樵
作

我
的
父
親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上海初版

(82224 滬報紙)

我的父親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著 顧一樵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我的父親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年前）自印，除了紀念先父的傳記外，附錄了祖母的死同三老太的一生。當時承胡適之先生題字，聞一多先生繪封面，潘光旦先生寫欣賞文。民國三十年，適逢先父六十紀念，我預備把這本書重印，但因為夏天有東南之行，回到重慶以後，又想爲亡女慰慧寫一點記載附進去，因此又耽擱了一年功夫。

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壬午七月望日）爲我母親六十壽辰。我想到二十餘年來的寫作，最受我母親的感召和鼓勵。民國十一年二月，我所寫的第一篇短文回家，便是母親的賜與。那年十二月，我病在清華園。母親又指示我寫了寒梅同孤寂。寒梅預定在創造雜誌上發表，但因為我的劇本孤鴻先在小說月報發表，只好作爲罷論，這已是二十年前的舊話了。

在民國十一年，除了上述的三篇以外，我還寫了他們，一個朋友，最希望的一天，離別，洋囹圄，飛灰，半夜，同歲除，都在清華週刊發表。離別引起了聞一多先生珍貴的書札，可惜現已流落在北平；飛灰曾受到許地山先生的好評，他以爲還可以算得是「短篇小說」。

十一年初夏我曾到順德賑救旱災。大約從秋季到隔年春天，我寫了芝蘭與茉莉（商務印書館出版）。稿成以後，我坐了飛機在北平上空壯遊一趟，便到安徽賑濟水災，監修公路，旅途

中只寫了愛的餘香同愛的鮮花。我從蚌埠冒險坐火車回北平，一路都是吳佩孚的部隊，手臂上纏着紅布，過楊柳青時候，聽說幾小時以前還有接觸。回到北平，我寫了尾生之死，在清華文學社的文藝叢刊發表，並編導了三幕劇張約翰。

十二年八月出國，約克遜總統號剛離開日本海，東京便地震，遭了空前的浩劫。我在船上編海上壁報，文藝欄海嘯，後由商務印書館印入小說月報叢刊。十三年中秋，在波士頓寫祖母的死，冬天寫三老太的一生。雙十節編導了國手，後來便從事歷史劇的嘗試，陸續編寫荆軻，項羽，蘇武，同西施。十四年夏天，編導了國殤，冬天，改編琵琶記，經梁實秋先生譯成英文，由我導演，在波士頓演出。這時期又寫過一個獨幕劇天鵝，稿子寄到國內，遺失。

十五年夏，我在海關工廠實習，爲留美學生季報寫了塔影。這篇文字，並不代表任何真實的事蹟，但是我出國以前，曾經跟着母親到西湖去遊，這印象隔了三年，依然深刻地存在。還有那七響的小手鎗，確也是我三舅父送給母親的。十八年回國，會接母親到杭州去住，雷峯塔已經倒了，我惆悵地寫了白娘娘。在楔子裏，我寫着「他日山縱崩，塔縱倒，這做人的悲劇，將永遠遺留在人間。」

一二八時候，我寫了岳飛。七七以後，我編古城烽火。二十八年秋，重編荆軻，冬修改岳飛。二十九年夏，爲蘇武添插曲，因此有機會學做古詩。三十年春，我失了愛女慰慈，夏初到東南旅行，方始學做絕句和律詩。歸途經大庾，過梅關，纔學填詞。三十一年七月，方始完成

了紀念亡女的文字，交文學創作發表。

所以這本集子裏的八篇文章，代表了二十年的嘗試。對於我自己的「創作」，我向來相信陸放翁的名言「嘗試成功自古無！」二十年的嘗試，更增加了我的信念，倘若文字可以幫助回憶，那麼忠實的記載，或許還可以有存留的意義。

感謝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的好意，他在抗戰期間爲我印了岳飛，荆軻，蘇武三個劇本以後，又表示願意出版這本紀念集子。

前年夏天，先父逝世二十五週紀念，我在湖南藍田旅途填了一首「一剪梅」：

雲黯靈椿廿五霜，縹渺音容，孤苦兒郎。

鶴鶴原上惜分颺，望眼天邊，愁老親娘。

萬里征程我一方，春盡未陽，雁斷衡陽。

藍田偶說惠泉香，客路湘鄉，疑夢家鄉。

去年八月，母親六十壽辰，我用陸放翁韻填沁園春詞一闋：

乞巧中庭，明河在天，倦眼旅人。

憶曉月蘆溝，白虹黃浦，經年烽火，匝地煙塵。

妻子相隨，家鄉遠別，佳節難爲不夜春。

任歡笑，且茅廬話舊，蕉舍吟新。

思親，竊竊慈雲，恐白髮愁添老病身。

願康強逢吉，籌增鶴算，天常行健，兒自安貧。

小步梅園，輕舟鼉渚，歸去烹鱸更采蓴。

承平樂，看錫山無恙，金母爲鄰。

謹以此書，獻給

先父在天之靈，並恭祝

母親慈壽延綿，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錫山一樵顧毓琇序於蕉舍。

一篇傳記文的欣賞(代序)

潘光旦

一樵的父親，晦農先生，去世得很早，享年只三十五歲。去年是晦農先生五旬紀念之期，一樵昆仲除作啓廣徵紀念的詩文外，一樵自己又做了一篇我的父親，用很細微的筆墨，敘述晦農先生爲學問，爲生計，爲家庭子女半生的辛勤勞瘁。他寄了一份徵詩文啓給我，又把我的父親的原稿交給我，要我做一篇小敘。詩文我不會做，敘我不配做，不過我答應替他把我的父親校看一過，順便再寫一些我的感想。

中國以前只有傳記，並沒有傳記文學；也可以說只有傳記意味的文學，而並沒有傳記。配稱傳記文學的筆墨實在不多見。真正好的傳記也找不到幾篇，更找不到幾本。年譜，重片段的事實，而不重文；列傳的文字，重簡鍊的筆墨，而不重事；二者又都談不上「親切」兩字。「親切」便是「文情並茂」的「情」。要文，情，事三者都顧到了，才配叫做傳記文學。

一樵於研究電學之餘暇，喜歡寫小說，寫劇本，對於傳記文學方面，也有過幾度的嘗試。第一次是祖母的死，二是三老太的一生，這已經是第三次了。在這傳記文學方始萌芽的當兒，作品固然不會多，但我所經眼的，如一樵的幾種，和胡適之先生四十自述的一部份，都是極鄭重的嘗試，不可以等閒相視的。

我的父親長不過一萬五千言，而敘述家世與里居環境的筆墨，要佔到四分之一。這是第一點我看了極合胃口的。我近年來的消遣品以譜牒爲大宗，這種筆墨自然是搔着了我的成見的癢處。但同時我始終以爲一人的生平，所佔的時間，見得到的，不過數十寒暑，而見不到的，必什百倍於此。換言之，一人的生平，一部分是早在祖宗的行爲與性格裏表現出來過的，我們後來加以分析與描寫，誠能於其先世人物，先事了解，我們便不難收事半功倍的效力。同時一人成年後的功業所開關的環境，是極容易見到的，而其幼年的環境，朝斯夕斯所接觸的事物，雖往往與後來的造詣有極大的因緣關係，卻極容易受忽略，事過境遷之後，也極不容易得到翔實的記載。一樵對於這兩點，都能充分的敘述到，可見他是很費過一番搜查的功夫的。

敘述家世，不但忌太略，也忌單單顧到自己的一姓。做家譜，事實上只能顧到自己的一姓。但做傳記，大可窺凡屬有直接血緣關係的姓氏人物，分別略作描寫。以前傳記文字，總是千篇一律的載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某之第某子也，」試問有甚麼趣味，更有甚麼意義。這一點一樵也看到做到了。晦農先生的母親，卽一樵的祖母，出同邑大族秦氏，晦農先生娶王夫人，是王武愍公（恩綬）的孫女，蘆承先生的女兒，——一樵對於秦王二氏都有相當的敘述。王夫人的外祖家姓侯，關於姓侯的筆墨，卻嫌太少。文中提到侯疑始先生曾教晦農先生讀東文，大概出同一侯氏，但文中並未敘明血緣關係。

但卽就已經敘述的而論，我在此便不怕沒有文章做了。晦農先生與一樵昆季的品質繁變，

決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後天教育的結果，而和顧秦王等幾家的血統有直接的傳授關係。顧氏的先世向業商，以商起家，富有經紀與籌算的能力，但對於文學及其他學問的興趣，似乎並不濃厚。及娶於秦氏，家風便爲之不變。晦農先生的「外祖父秦葭風先生，道德文章，都受人欽仰；幾個舅父……也個個是飽學之士；岐臣爲書畫名家，尤以花鳥山水篆書出名……湘臣幼負盛名，爲梁溪七才子之一，後在舊京史館執筆多年。」晦農先生的大兄傳了顧氏原有的特性，他自己卻比較的是一個母系的代表人物；他的好奇心，他的求知心的真切與濃厚，他的興趣的繁變；時而理工，時而政法……秦半是秦家的氣息的表現。父系方面的經紀能力，在他固然似乎很薄弱，但是他的數學的興趣，則依然是顧氏之舊。

晦農先生的求知心雖切，興趣雖多方，但成就卻不多。這一部分固然因爲天不假年，一部分又因爲迫於家庭生計，不遑寧處，也未始不因爲他品性中「剛毅果敢」的成分還嫌不足。習於商的顧氏與習於文的秦氏，對於這一點，似乎都未能有多量的貢獻。這一點點的觀察，初看很像是我一己的臆測，但試將晦農先生的品性與造就與一樵昆季的品性與造就，兩相比較，便可知道這種觀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一樵昆季的智識興趣也未嘗不多變化，往往一人兼具文理二方面；一樵是我所深知的，電學與劇學，可以說是絕不相干的了，而一樵竟能兼籌並顧，而都有成績。興趣的繁變，在別人或至汎濫無歸，流爲淺薄，在顧氏昆季卻不然。此中原因，以我的推測，就在品格中多了一些剛果的成分。這成分那裏來的呢？顯而易見是王夫人粧奩裏的

一部分——最值錢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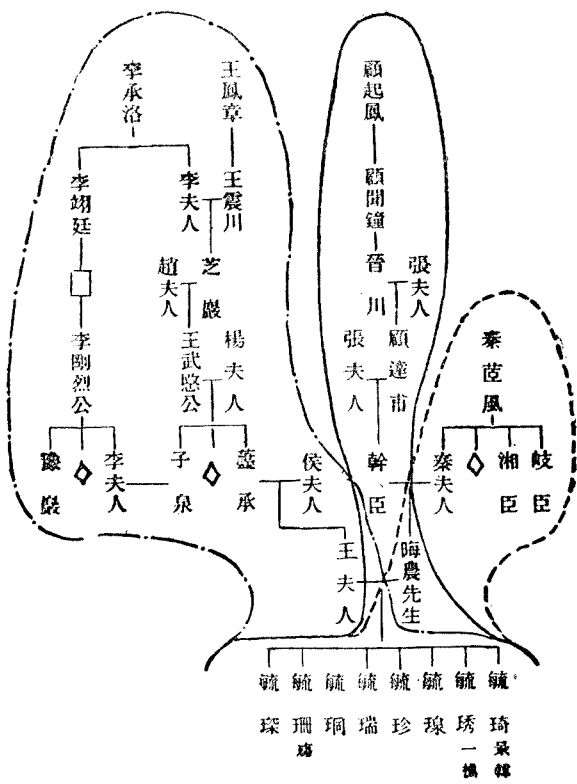
王夫人，上文已經說過，是王武愷的孫女。武愷公是一個舉人，初任宗學教習，期滿授武昌知縣。那時候太平天國軍已入湖北，別人都不願到任，武愷卻慷慨就道；到的那天，恰好武昌城被圍，不能進去，在城外駐紮的胡文忠公愛他的才識，要他留贊軍務，也勸他不必進去。武愷不肯，攜一子二僕「絕而入」。第二天城破，他們便在巷戰中間殉了難，武愷公的諡法便是這樣來的。這位祖父的硬氣，經蕭承先生而傳到王夫人，而王夫人又因王顧的結合，把他帶到顧家來了。一樵昆季一壁愛好文學，而一壁於醫工理化，能多所建樹，不半途改轍，未始不是這一點點硬氣的貢獻。

王家血緣裏的硬氣，又是那裏來的呢？我在此不能尋根究底的去探討，但是我們知道武愷公同時的無錫人中間，有過一位和他十分相像的人物，姓李，名福培，也是一個舉人，也當過教習，期滿後也授了知縣（廣東從化），也爲盡守土的责任，和太平天國的軍隊力戰而死，死後也就得了一個哀榮的諡法，叫做「剛烈公」。這位李剛烈公不是別人，便是武愷公的再表兄。武愷公的祖母姓李，他的祖母的哥哥是李翊廷，剛烈公便是翊廷的第二個孫子。這樣一追溯，可知王夫人奩具中那一點硬氣，大概是李家的舊物無疑了。

顧氏的事業，晦農先生創之於前。一樵昆季成之於後，可見是有極明顯的來歷的。綜上所說，顧氏原有的是經紀與算數的能力，精明練達，到處負責任，有信用；秦氏的貢獻是文藝的

才能與學問的愛好；王氏的貢獻裏，最顯著的，是剛果的氣概，「咬着牙幹到底」的精神。這都不是容易的，但錫山原多舊族，所以因緣湊合，終於成就了顧氏一家兩代的志願。

稿成不久，逢到一樵母親王夫人的五十生辰。一樵昆季又有懷椿閣紀念集的印行。集中有一樵的姑丈楊建綸先生的四首詩：前三首敍家世，末一首申慶祝。一樵特地把它們指給我看，認爲和我稿中的布局不謀而合。第一首中有「百年家世溯亭林」句，第二首中有「淮海清芬一脈長」句，第三首中有「私誇宅相盛瑯琊」句，分別暗示顧、秦，王三個血系和它們的貢獻。亭林先生究屬是不是虹橋灣顧氏的祖宗，一樵在我的父親裏已交代明白，但是寫到慶祝壽辰的詩，而能够推想到各方面的淵源關係，即推想到造成此日勝會的幾個最重要的因緣，卻是我私衷所十分十二分的贊成的。



目次

自序

一篇傳記文的欣賞（代序）

卷上

一 我的父親·····	一
一 虹橋灣裏·····	一
二 五里湖畔·····	六
三 北上求學·····	一二
四 從東華門到東陵·····	一五
五 兩次在天津·····	一八
六 抱病登泰山·····	二三
二 祖母的死·····	二七
三 三老太的一生·····	三五
四 慰慧·····	四三

一	前緣	四三
二	喜蓮	五〇
三	微笑	五七
四	慧心	六三
五	夢境	六九

卷下

一	回家	七七
二	寒梅	七九
三	孤寂	八七
四	塔影	九五

我的父親

卷上

一 我的父親

一 虹橋灣裏

(一)

無錫是一個幽美的地方。靠近萬頃汪洋的太湖，相傳是陶朱公范蠡泛隱五湖的所在。太湖經過了五里湖通到溪河，這條河因為梁鴻孟光夫婦隱居於此，所以名曰梁溪，亦就是無錫的別名。

無錫自稱是文化之邦，舜柯山紀念着虞舜的耕耘，獨山門追懷到大禹的治水。秦伯墓永遠埋葬着禮讓謙和的吳太伯，秦伯廟裏的道士，還有拿妖捉怪的本領。

無錫城裏當然有孔子的聖廟，廟旁邊當然有文昌閣，閣上金雞獨立的魁星，掌管着全邑的

文風。文風的成績，紀載在一個牌樓上，歷代的狀元榜眼探花都在金榜題了名，而「六科三解元」——「榜九進士」又特地大書特書詔示給未來的文人做榜樣。學廡當然有隔河的照牆，所以前面有一條河通西水關而達太湖。河上有橋，靠近學宮東轅門「文武官員至此下馬」石碑的叫學橋，再向東的叫虹橋。

虹橋灣裏都姓顧，是明末從崑山搬來的旁支。普通說是顧亭林的後裔，我父親亦刻過「崑山亭林子孫印」的圖章，這個圖章後來被偷雞賊連兩隻活雞一變燒賣偷去了。但從六十年陳的「錫山顧氏支譜」看來，遷錫始祖鶴，在明天啓年間遷居無錫開原鄉蓉湖莊，遷居的時候若是一個三十歲光景的壯年，則生年當在萬曆二十年左右，而卒年在清順治二年，壽亦當在五十以外，所以至多同亭林先生同族，不能發生直接系統的關係。舊譜上又載鶴父榮祥，世居「蘇州府崑山縣華定鄉」，卒清順治元年，享壽七十五歲，則推其生年當在明隆慶四年，恐怕還是亭林先生的族伯呢。

無錫顧氏之中，在明朝就赫赫有名的，便是講學東林的顧憲成。大約是憲成之祖，從崑山搬到了無錫。萬曆二十二年，顧憲成削職還鄉，就講學於東林。這時候虹橋灣裏的遷錫始祖，恰剛生在崑山的華定鄉。這兩支的子孫現在都很蕃盛，但是這兩支的貫通，要追溯到明末的崑山。（一說是崑山顧鼎臣——綽號顧大麻子——的後裔，但我新近到崑山查考顧文康公家譜，不曾找出線索來。）

鶴公傳了四代到起鳳公，這是虹橋灣裏有神像可考見的最老祖宗。起鳳長子聞璋，聞鏞有三子，文山，晉川，和影恬。他們在嘉慶十二年搬到城裏，搬到學宮旁的虹橋灣裏。後來虹橋兩岸擴充到十二個姓顧的大宅子。文山晉川影恬兄弟又各捐祭田，在附近建造了「顧氏義莊」。

晉川公配張氏，沒有子女。他娶了側室孫氏，但孫氏不久自縊，亦無所出。一天，晉川公下鄉收租米，收到惠山腳下的三周巷。三周巷上恰巧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在做針線。好一雙硃砂手，城裏的先生看見了就心愛。

後來央人去說媒，這鄉下人家的姑娘却也不好惹，只肯做「大」，不肯做「小」。但是晉川公的大太太亦不是好說話的，怎肯容應這樣詞荒謬事。不知什麼人想出了一條妙計，把一頂小轎披着紅椅披，鼓樂喧天簇擁到三周巷上的張家。迎娶了新娘以後，半路上卸去了紅椅披，鼓樂亦不再喧鬧到虹橋灣裏。這樣來了我們的「聞族太婆」。她生了四個兒子，根據「母以子貴」的原則，終於名登在宗譜之上。

晉川公比這位鄉下姑娘長十五六歲，結婚的時候，她不過二十年華。晉川公死時壽不滿五十，他們的長子達甫不過是十三歲的小孩子。這羣孤兒——四男三女——要撫養到成人，豈是容易的事？那時候大伯文山公——綽號叫大老頭子——又善於教訓人，所以做人更是難。每次

大老頭子來，達甫只靠着母親嚇得說不出話來。

咸豐十年庚申，達甫公三十歲，他的母親正在喜歡兒子已漸長成，髮軍驟然來了，四月初八破了無錫城。她們匆匆地逃難到鄉下，在混亂中，掙扎着過活。

時局平靜了，再回到虹橋灣裏來。什麼都沒有。高廳大屋，廢了磚井和瓦屑。只有廳上的方磚還存在，但已經增添了千萬條的碎紋。這些花磚，至今還保存在大廳上，後人尊稱爲「冰梅方磚」。

這時候「開族太婆」却不慌不忙，到屋後蠶坑旁邊掘出三個蟋蟀盆來，這盆裏安藏着金條。從此顧達甫在他賢母指導之下，做了中興顧家的人。

晉川公很是一個能幹人，開米行，開當舖，都能發財。達甫公繼承先人的遺傳，亦努力從事於經商。他的信用最靠得住，全無錫無人不知道。當時有一井米行，因爲資本不充足，預備就要關店。將要倒閉的前一晚，顧達甫先生在路過。他進去坐一會，逢巧開夜飯，也就坐下去吃。隔一天外面盛傳顧達甫入股，大家紛紛添資本，這米行至今都沒有倒。

達甫公配張太夫人，她不幸二十四歲就失了明。他們生了三個兒子，長幹臣公，還有兩位都早死。幹臣公配秦太夫人，是當地學者黃風先生的次女。幹臣公有三個兒子：長府良，字康伯，能以繼承幹臣公的事業；次府辰早死；三府明，字晦農，便是我的父親。晦農公嗣三叔和叔公後，三叔早死，他的三媳孫太夫人，便做了「齊眉兩閨月，守節五十年」的悲劇中似瘋非

瘋的主角。

(三)

我的父親生在清光緒八年壬午（即公歷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五日。他同他大哥同月同日生，只是小了八歲。他生時祖父蘆甫公纔過世了半年，祖母年五十一，但雙日早已失明。他的曾祖母還健在，年已七十二，隔年十一月纔過世。

他的父母正在壯年，父年三十二，母長一歲。他的三叔却早已去世，三孀已經守節七八年了。他生時大哥九歲，二哥七歲，大姊十一歲，二姊三歲，一家很熱鬧。但隔了三年，他二哥夭折，他父母十分傷心，瘦弱的他，却還不懂人事。但大姊許字錢塘諸以旅，已經定了婚期，已經別了祖，試了花，正要上送親船的時候，忽然接到諸家報喪的電報，後來她在家鬱鬱而死，青春纔二十四，就完成了貞女的一生。現在她長眠在杭州老東嶽山龍駒塢下，算是諸家的鬼了。二姊比他長兩歲，同他最爲要好，嫁給同邑浙江知府楊經筵先生。

他生在一個經濟而富有的家庭。他的外祖父家却是世代書香，從明到清，文章傳家，三百年不絕。乾隆下江南，曾經到過道滙海後裔的秦家，這位皇上午睡過的一張竹榻，至今還高掛在樑間。他的外祖父蒞風先生，道德文章都爲人佩服，幾個舅父萊堯臣岐臣湘臣亦個個是飽學之士，岐臣舅爲書畫名家，尤以花鳥山水篆書出名，晚年喪子，自號曠叟，湘臣舅幼負盛名，爲梁溪七才子之一，後在舊京操筆史館多年，對晦農公出外就學，很竭力主張並幫助。

他有三位姑母。長適孫，次適楊味雲先生，三亦適楊。味雲姑丈官遊燕魯多年，所以他到外面謀事，很多靠這位姑丈提拔。

他的父親幹臣公是一個忠厚而勤儉的人。繼承了達甫公的遺業，辦理典當藥材鋪等等，算是光緒年間一個商業管理專家。他很懂得醫道，對於風水亦有研究。晚年遊山水，看了幾塊墳地。他死後就檢了一塊孟灣的地安葬。這塊地三面皆山，宛如圍盤椅，前臨太湖，恰對湖心的三山，風水不敢說，風景倒是的確不差。幹臣公酒量很好，晚年吐血，後來在五十七歲就去世。晦農公纔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少年，怎樣可以沒有父親呢！

他的母親是一個賢孝而能幹的人。他侍奉祖姑及姑，兩大之間，很不容易。況姑氏失明，更屬難於侍奉。晚年她因痛晦農公早死，常是悲傷不樂。她壽到七十歲，但她疼愛的孫子們，她還沒等到看見他們的長成。

晦農公家庭的背景，大概如此。

以下且從蒙學時代敘起，敘到那不滿半生的盡頭。

二 五里湖畔

(一)

我父親小時身體很弱，所以讀書讀得比較晚。七歲入學，發蒙的是他四母舅秦岐臣先生。

岐臣先生字畫詩文都很好，每天到虹橋灣裏教這位小外甥，但他實在還是太小，只能隨便識點字。

一年以後，換了朱晉齋先生。十歲時候，顧小冬先生來。這時他二姊十二歲，一起讀書很有興趣。二姊很疼愛他，所以他讀得格外高興。有一次他要買糖吃，二姊就代他向父母要一個小銅錢，父母發覺了，還把二姊打了一頓。

十二歲時候他大病，病得死去活來，養了一兩年纔好。病好，李豫巖先生來。先生的父親剛烈公在廣東守城殉難；同他志同道合的，有同邑王「包頭」裏的武愷公。

王家開了「包頭」店，所以出名叫王「包頭」。他們的兒子本來是一個窮書生，後來中了舉人，分發到湖北。那時武昌城已經爲髮軍圍困，胡林翼的兵駐在外面亦沒法搭救。胡氏勸他不要進城，他同一子二僕却偏繩城進去。城陷，父子主僕同敵軍巷戰，戰敗方死。當時人不但稱讚他的忠勇，而孝子義僕集於一門，尤算是舉世無雙。武愷公三子子泉先生後來官至武昌知府，很有政聲，配李太夫人，便是剛烈公的女兒。蘆承先生爲武愷公幼子，從小就在燕京服官，後來歷任寶坻懷來柏鄉知縣。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因爲中日戰役，避亂回錫，明年春天，經親友的介紹就把長女許配於晦農公，那時他纔十四歲。

我們的母親那時纔十三歲。她生在無錫，不滿週歲就隨父母到北邊，做了十年北京小姑娘纔初次回到了故鄉。她有三個哥哥，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她母親侯太夫人，是當地名儒石

琴公長女，待人最好，人家有急難，她典當了自己的衣物都肯去救濟。

這門親事，一半還是她的「看房」媽先提起，「看房」媽是嫁時伴房的女僕，常有伶俐而善於說吉利話的專家，伴了一房又一房。我外祖母的伴房媽，恰巧是我祖母看房媽，所以從中撮合，亦有一部分不可磨滅的功績。

但是，更有關係的，還是因為我父親是秦菴風先生的外孫，我祖父是一個忠厚長者，我祖母是一個賢孝的人。而秦氏的岐臣兄弟，同王氏的鑑如芙伯次清昆季，有詩文唱和的親密，更足以促成這重要姻緣的締定。（芙伯次清都是子泉公子，後來都是我父親的親家。）

隔一年，父親曾經隨祖母到杭州燒香。遊了西湖回來，依然還是讀點舊書，直到就學五里湖畔，纔開闢了新知識的途徑。

(二)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父親十八歲。那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同我的母親結婚。結婚後纔百日，他下鄉去求學。人家鄉下人到城裏來從師，到府裏去應考，但這個新婚的青年，却到五里湖畔的河埭口去。

現在遊無錫的都到梅園去，梅園過去到萬頃堂，堂旁有禹王廟。萬頃堂可以擺渡到鼇頭渚，渚上有陶朱閣。鼇頭渚幾乎是一個島，伸出在太湖五里湖的交口，所以風景特別好。太湖水帶黃，這黃綠的水衝破了江浙的畛域，浩浩蕩蕩；五里湖水則帶藍，這碧綠的水暉映着梁溪

的秀麗，溫柔而嫵媚。這顯然的分別，在梅園高處極容易看出來。

由無錫西門到梅園去的第一個大鎮便是河埭口，惠山在望，雖湖亦比較的近了。河埭口大族姓蔣，就像榮巷上邵姓榮一樣。晦農公的從前二孀是蔣家的小姐，她的弟弟叫蔣仲懷。

蔣仲懷先生是一個當時講究新學的人。那時廢去八股的詔書還沒下來，但是蔣先生早已廢了八股。他教的儘是些算術，天文，地理，和格致的學問。我父親亦惟其因為要受科學的新洗禮，纔拋棄了新婚的賢妻，離開了花天酒地的城市，來到這僻靜的鄉間，來到這明媚的湖畔。他到河埭口在庚子（一九〇〇）二月十一日，就宿食在蔣家。他的日記從此寫起，所以當時的情形記得很詳細。後來他從北山移文讀得了一個「恆」字，記日記一直繼續不斷，至今供給我們了解他一生的最可寶貴的材料。

那時的功課是：

「習算術，讀時文，觀支那通史，繪八行星繞日軌道遠近圖。」
一月後他記着：

「閱天文地輿之學而知星辰移軌而悟晦朔……」他自號晦農，恐怕就是這時候悟了晦朔纔用起，「農」字更表現他對於鄉野的好感和熱情。

他很喜歡算法。有人勸他「棄算學，以時文勉成篇，待至明年亦可小考取功名」，他却不聽。繼續研究了五年，他越覺得興趣無窮：「余以減遞加比例法以代數演之，甚有趣味。凡人

於學問之道，若有心得，必有發憤忘食之時。」

他不但自己學算，還教人學算。他的第一個學生是我母親，後來我們都做了小門徒。記得在一個夏日的傍晚，父親口述着大和尚小和尚分饅頭的算題。總共七十五個和尚吃七十五個饅頭，大和尚一人吃兩個，小和尚兩人分一個，怎樣可以分得勻？我躺在牀上用心算，算出了，父親十分稱讚，至今回憶起來，還覺得有無限高興。

現在所謂物理，從前叫做格致。在法京初放氣球的時候，我父親起始研究「電氣」。有人主張「西洋格致……皆出我佛經之義理……德律風……人皆謂一口氣貫中，故得相聞」，他聽見了，就加以辯駁，肯定地斷說，「由此觀之，豈德律風正恃一口氣哉！」

他不久就開始做實驗：

「晨以小口瓶滿貯水，入以二錢六分之沉香。將溢出之水權之，得二錢四分，可爲物與水等體而重於水者必沉之一證。……」

這時候還有另一方面的訓練，我們不能不佩服這位將老師的眼光。這位先生不但教算術，還講水滸。我們要記着這是在拳匪變亂的庚子年，還沒預料到有五四運動，有胡適之講紅樓夢。水滸講完了，我父親自己看今古奇觀，很欽羨李太白的放逸。他很會喝酒，幾乎有不醉之量，自然同「酒仙」很表同情。他一生未必所過皆是順境，但無時不自尋快活，這也許得力於這位詩人的樂觀。還有他生平喜歡騎馬，不知是否得力於水滸。

他在鄉下欣賞自然機會很多，有時先生還領他去遊玩。現在可以分別記載如下：

庚子二月十二 遊粲山 惠山。

五月初一 伴美領事遊惠山 頭牙峯。

閏八月二十八 遊青山寺。

十月初三 遊張山「見鳥之飛有瞬息千里之勢，而天際風鳥之聲……令人想見天地一
孤人，不歷其境不知也。」

十月二十一 隨師收租，始遊五里湖。「……後一里許，水面漸廣，兩岸蘆葦叢雜。
舟子告余曰：五里湖在目前矣。余喜，亟登船頭眺望，果見水天一色，遠山若沉若浮。有
水鳥千百成羣，隨波上下，其形類鶩。舟子曰：此野鴨也，能高飛，瞬息千里，飢則入水
捕小魚以果腹。言頃忽見數鳥入水中，少焉復出水面，已在數尺外矣。……兩山之凹，
波光蕩漾，一望無際者爲犢山門，蓋過此始爲太湖云。」

辛丑正月初九 「下午……下舟赴蘇。解維，順風揚帆四十里，至新安泊。夜月明如
晝。……」

正月初十 遊虎邱，過五人之墓前，至留園。

他一生喜歡遊覽風景，大約起始於這時候美化的薰染。三十年前一個青年的生活如此如
此。科學打倒了義和團，梁山泊又打倒了八股；五里湖的秀麗，和太湖的雄偉，更陶醉着放酒

躍馬的青春。

三 北上求學

(一)

辛丑（一九〇一）正月，丁雲軒先生到館，始教他「讀淺書，寫短論……」，所以在塾十月，很覺得有進境。那時無錫已經提倡辦新學，吳稚暉先生等的談論，他常跟着「雲師」去聽。後來先生到三等學堂教書，就隨師進學堂。

這時候科舉考試已到末路，但壬寅（一九〇二）二月初一，無錫聖廟裏，還考正場。那天早晨，他就到學宮門前散步，午後便寫了兩頁信，大罵孫邑尊辦事糊塗。寫好了信結在瓦上，到學衙裏投入這神聖的考場之中。同年八月，他記載着：「聞□師今年鄉試，竟不爲名而實爲利。爲人代作，若人不中得洋四百元；若人卷出房而不中，可得洋一千元；假使某君竟能得舉人，而□師可得洋三千元。」可見那時秀才舉人，已經幾乎是公開的販賣品。

他自己讀書，已採用「抄文」和「剪報」兩個方法。他看的是歐洲政治史論治外法權一類的文字。中外日報他常剪貼。他讀了梁啓超的時務學堂文，更喜歡看新民叢報。

他很注意吳稚暉先生從日本到香港遊學的消息；後來聽見胡敦復兄妹留學等等，他都充滿了欣羨。他一生沒有離開過中國，他只好希望他的兒子們會飛到天外去，飛得遠遠的，以償他

未盡的壯願。

他有一位表兄亦到了日本，便「在東洋聚同志，習兵法，擬爲義勇隊兵。」那時滿清皇帝嚴擊愛國學社的新黨，獲案後就立地正法，於是上海會審公堂拘蘇報館主筆經理，他很「以爲不平」。這時候革命的領袖，還多潛伏在外洋，但內地的青年，亦已經感受到潮流的澎湃。

辦學堂，講愛國的波濤裏，湧出了興實業的呼聲。無錫起始開工廠。他曾作文論開廠於風水無礙，他不信開工廠要同造寶塔一樣的鄭重其事。

在這樣的潮流裏，無錫首當其衝，而無錫的青年，更易感受到潮流的激蕩。但是瘦弱的他又病了，病到人事不知，病到「死去活來」。我母親於萬急之中，默禱着天公，鄭重地在臂下割了一塊肉，放在藥裏。父親於昏迷了兩晝夜之後，竟漸漸有了轉機，他起始微微睜開了眼，開口問：「定寶呢？」定寶是他寶貝的兒子，就是我的大哥。他萬劫餘生裏還在惦念着。

我母親小心服侍他，有二個月沒解衣帶，就在小榻上睡，還擔負着將要出世的我的重載。等到兩個兒子都已很有趣，他病也漸好。一邊自己看書，一邊就教兒子，教他們識字，教他們唱歌，教他們遊山玩水。

但是，美滿的家庭生活，寧可暫時犧牲，他決然要冒了千辛萬苦，到「彎舌頭說話」的北邊去。乙巳（一九〇五）夏天，他稟告父親，要到京都去考學堂，「父親堅不承允」。他央湘舅來勸他父親，但父母還是「竟不許行」，以致他「涕淚跪求」。後來他母親答應他北上，他

自然喜出望外。

一個商業家庭的少年，於是轉變了途徑，指望着出了家門，便上青雲。

(二)

他先到京都看譯學館，再到保定打聽農業學堂，陸軍學堂，和武備學堂。他請農業學堂的侯疑始教東文，兵備處的丁慕韓教兵操。他的岳父那時在保定，同他講韓信賜漂母官少年論。他竟決然要進武備學堂，去嘗試那橫戈躍馬的生活。

但是，這同他身體不很相宜，經許多人的勸說和討論，都以為處他之境，「莫妙於自資赴日本，習工藝，三年回國，必能得功名，且能得厚利。」他果真就找了兩個東洋人打聽，他們舉薦「大阪工藝公司」，習一年即可回國，自行生利。一個稍受點科學訓練的人，自然很易趨向於工藝，可惜他沒能自資到日本去，以後只常在勸工場一類的地方，時致其欽慕的熱忱。現在的兒子們有一半在外洋學了工，電氣，機械，化學都有，說不定在襁褓之中，已經得了父親的暗示。（那時學電氣的兒子在無錫，學機械的兒子剛跟母親到北邊，學化工的兒子就要檢中了保定做他的「生身地」。）

不當兵，不做工，他自然趨入於做官的途徑。要學做官，先進法政學堂。進法政是他家長所贊成而希冀的。他家裏從前常被人家來敲竹槓，自然需要法律的保護。進法政亦是他自己覺得「差強人意」的，因為他從小就讀過治外法權。

法政學堂須「到省」人員方可入堂肄業，他只得憑着中書科中書的資格改捐縣丞。他在堂很奮發，日記上有兩段事蹟：

「答四題而錯一題，交卷而知，胸中悶極……不如早死！」

「考壞，自擊掌二十板。」

其實他考的並不算頂壞，他畢業在優等三十一名。可補心的，卻是在留學期間，他父親竟嘔血死了。他帶着妻子趕回故鄉，已經來不及「親視含殮」。他總覺得這是彌天大憾。後來他有空就到惠山坟堂裏去瞻拜靈柩，他對於怎樣顯揚他的父親，更無時不耿耿在懷，念念在心頭。

四 從東華門到東陵

(一)

他剛到保定，沒有朝珠，沒有補掛，只是向人借。法政畢了業，重新晉京，却已是冠冕堂皇，可以見得「真命天子」了。

專制時代的皇帝固然神聖，但是只要肯花錢，誰亦可以見到。這見皇帝的手續叫「辦引見」，代辦手續的人叫「吏部尙書」，手續費亦曾經上諭的規定。我父親平生很好奇，家鄉多廟，每年有廟會，他逢巧在家，看會總是很熱心。這次進京，他亦遇見過兩宮的鑾駕。所以，

更進一步，他要到東華門去。

金鑾殿上的「真命天子」，只可當作葫蘆裏的藥，到底是怎樣的西洋鏡，只有花過錢的人纔知道。大概的說，進了東華門進景運門，「驗看」了纔「驗放」。到過東華門資格就不小，有執照爲憑，領了執照便可以「到省」。

但是，事有湊巧，這次的執照沒有「兌現」，因爲忽然慈禧太后約好了光緒皇帝一同去「升遐」，於是乎有所謂國喪，於是乎有紅帽結子的強迫換藍結子，於是乎領了「欽照」亦不能「到省」。（照官方公布的消息，光緒西刻死，太后未刻，竟先光緒而瞑目了。）

他惆悵地回了無錫。他母親請了岐舅來爲他和大哥分析遺產。他只覺得父親蚤死的悲傷，人亡物在，更增加無限惆悵。產業的多或少，他沒放在心上；多，他不想；少，亦儘憑親生母的主張。這時候他所放在心上的，是把父親的神位，請入惠山尊賢祠裏去，爲的是可以「春秋二祭，載入志書。」

父親的神位入了祠還不夠，他還要請誥授。所以，爲了進學堂雖曾捐過官，爲了見皇帝雖曾捐過官，等三歲的小天子登了極，他還要捐官，爲的是父親好晉授誥封，爲的是神像上的白頂戴好更換藍頂。

(二)

到過了東華門，他索性有始有終，送短命皇帝到東陵去。他的職使叫「工程委員」，他平

生第一次學做監修黃道的工程師。

在三河縣見過了總辦，就到通州域外的八里橋廟去。監工情形大略如下：

己酉九月初八 至柵欄店看道，來回約有八里路。

九月初九 騎驢子至釘落莊勘道……往返約二十六里，頗倦。

九月十四 步行至第二段看橋工，以樹作柱，上蓋蘆柴，再鋪泥土，須堅固，能容一千斤之分量。

九月十五 騎驢至朝陽，約三十餘里。沿路看京旗營之做法，藉可飭工人仿照辦理。

九月二十五 監修駕車，

九月二十六 有民政部消防隊馬車四輛行走御道，以致車溝甚深，即飭伙子徹夜修補。監工半夜，終夜未睡。

上面工程的記載，同二十年後「迎觀大道」的情形相對照，纔有意味。試想御道是宣統年間最考究的工程，橋梁只用樹和蘆柴和泥土造，道上禁不起四輛馬車的踐踏。但是，經過張勳的驗收，端方的查勘，一切文武官弁，就都「加恩賞加一級」。（後來端方却因為「沿路派人照相，橫衝神路，」被參革職。）

到底辦事的人如何盡職，我父親在監過半年工以後，有下面的記載：

「……查竅黃道添修各工并各項卯工，有許多不盡不實，諒□司事必有得賄賂，我獨

無之……」

後來出力人員，另受保舉的三十八人，但道工上七十人之中，不過三人。可見「工程師」之不受人注意，自古已然，修黃道的亦不是例外。

無論如何，他總算看見了坐元色八轎的隆裕太后，和罩黃團龍套的金漆棺材，他覺得比家鄉朝山進香的廟會，年年一樣的老玩意，格外好看得多了。

這時期還有兩件小事值得記：

(一)同鄉□□爲安徽兵變充軍到直隸，他知道了就代爲請人具結免解。

(二)僕人胡順殺一鴨，請他吃，他覺胸中不忍殺生害命，反申斥之。

第一件事表明他「急公好義」，幾乎出於天性。他見人有急難，無有不幫忙，革命黨人充了軍，亦自告奮勇去搭救。第二件顯出他「赤子之心」，無往而不存在。這同類的表現，從前已經有過。一天晚上，他吃鴨，鴨是在火爐上熏熟的，他起初不知道，「後聞此故，卽不忍食之。」還有一匹馬死了，他亦親自去弔。

他的愛人愛物，使他一世做一個心腸熱心腸人，他只願待人好，他不怕爲人忙，更不管吃人虧。

五 兩次在天津

他已經有了五個兒子。一家十分快樂地過活着。己酉（一九〇九）冬天，他同諸兒在家守歲，日記上引着東坡詩句：「兒童強不睡，相守夜喧嘩。」這時候可惜沒有發明有聲電影，否則照出來定是很熱鬧的。

他是我們的父親，他的責任漸漸覺得重。他家從前略有富名，但是他父親死後分起來，除了田地房屋外，沒有「金條」，沒有「銀元寶」，他却承繼了近萬的現債。

他是嗣給三房的，但三叔早死，嗣母因受環境的壓迫，算是一個「瘋子」，所以三房的家產向山大房經營。現在總算把上一代末了的賬，由他四舅來代了。下。他不但承繼了生父的債，并且還要擔負嗣母每月的供養，所以預算起來，全年的收入同債息和嗣母月費相抵，所餘真是無幾。一個經商而富有的家庭的幼子，至此纔覺悟虛名的可怕，至此才感受現實的冷酷！他毅然拋棄了老母和妻子到天津去。幸而有他姑丈的介紹，弄了一個小小位置。「人地生疏，四顧無親」，他深深感覺到一個沒有父親的兒子獨自到萬惡官場裏掙扎的悲苦。他仍然羨慕人家到分科大學去學工，但是他再沒有力量。他上督院見陳□帥，候見了多少次，□帥不過問他姓哪一句。他覺得沒有希望，但又不得不向這漩渦裏去周旋。正是「有家歸不得」，且做「天涯淪落人！」

聽戲，打牌，還是無聊；一腔煩悶無處消，却好慇懃招待的有菊花的仙子。在這裏，他不

貪官，不愛錢。在這裏，他茶餘酒後，只顧談天。

他爲了家才離家，離了家更是念念不忘家。端午，他想起家中諸兒的歡歌曼舞，爲之悶悶。中秋，他聽見了我母親的病信，意至於「魂魄齊飛，夜不敢寐。」後來他曾二次接眷，我母親同四弟五弟都到了天津。一天父親特地買了一隻雞回來，鄭重慰勞我母親撫育五個兒子的辛苦——這段故事，親友至今還傳爲佳話。

庚戌（一九一〇）的冬天，藩台叫他送「賸黃」喜詔，他冒盡了風雪，經正定，滹城，趙州，冀州，寧晉，新河，而回保定。新的希望來了：藩台辦了甄別，出了考詳，他得了「年力富強，供差勤敏」八字的考語。照說是列了優等，照說是留省補用；但是，這仍然是敷衍的虛文。年力儘富強，供差儘勤敏，要做官還自有終南的捷徑！

這末世官場的黑幕，我們且試揭開看：

庚戌九月十八 午後錢□□來：：伊與□二爺相識，可謀優缺，只要慶邸電報中告陳□帥以某缺着某署理，無有不應。該價數千元，俟懸牌後交付。……

辛亥四月二十二 午後訪□□，談及謀署之事，係走關官門路，索價甚昂，需銀三千四百兩。

六月十二 方□□自京都來信云。洪君須銀三千兩，外加小費六百兩，非此數不能辦到。

這時候他剛接了家眷，一面當差，一面候差，一面有人來接洽賣差。在這萬惡的空氣裏，聽見了武昌起義的鎗聲。接着各處響應，破碎的滿清江山，就到了強弩之末，只賸奄奄的一息。匆忙間他帶着家眷回到了已經「光復」的無錫。

明年改用陽曆，一月一日午刻，孫中山過無錫，各界到車站去歡迎，「各代表登車握手爲禮，諸學生去冠三呼萬歲」。他在熱烈參加之後，便狠心地剪去了三十年來朝夕緊相隨的烏黑辮子。

(二)

他二叔嗣四叔祖，二叔無後，嗣了他的二哥。他二哥死的時候纔十歲，沒有成丁，在譜上少不得要註一個「媽」字。現在他二婦過去了，這複雜的立嗣問題就在民國開元的時代開始。大家勸他「兼祧」，因爲他最有資格來承繼這份產業。但是他回答他的堂叔說：「決不願意」。後來費了很多話說，不是因爲沒人承繼，是因爲要承繼的人太多了。結果，他大哥的次子做了嗣孫。

忠厚人總是忠厚人，他憑空少承繼了一份產業。但是，他的經濟狀況實在不見好，難怪他每每「帳轉不成寐」。他千思萬慮，還債只有抵債，爭產不如讓產。要抵償祖遺的欠債，還是把祖遺的會館來出讓。

這時候他的感觸很深，他還是怨己不怨人：

「今日我賣產業與大哥，……殊堪難受，皆我不能自立有以致之也。以後尚不發憤謀生，將何以立於共和之國乎？……」

這「自立」的呼聲，他到死喊着！到如今他的兒子們還不曾忘記！

筆據簽過字，他重又離家到天津。

這一次他去幫他姑丈辦鹽務，充當了官硝局總稽查的差使。後來雖屢次想法升調，總因為他到津過晚，用人早已委定，無從更動。他姑丈姑母待他很好，他亦努力工作。但是他總覺得所用非所學，不足以大發展。他仍念念不忘於候補縣知事。他姑丈及同鄉廉南湖先生等都幫忙推薦，省長亦認爲「願令以法政畢業，歷充要差，適合法定資格。」不久他去見民政長，請見十多人，依次詢問到他，民政長却以爲他「年紀太輕」。他自己覺得發展已嫌落後，那知道上司們認爲他做官還太早。他原不過是三十二歲的青年，但是他家境的困難，他家庭的負擔，使他早憑空老了十年！

冬天來了，他驚訝地聽見了他三內兄在灤城任次病重的信息。恰巧他姑丈卸了鹽運使任，新運使來了。但是他不管他的位置有沒有動搖，他且護送他的內嫂到灤城去探望病中掙扎的三哥。

官硝局換了局長，撤差的公文來了。薪水祇有半個月，還扣了兩天。他並不懊悔，並不失望，且收拾了行李回家，回家爲他二十歲孤守寡的嗣母做六十歲的壽，且靜候「瓦片也有翻身

日」，且指望「老天不負有心人！」

六 抱病登泰山

(一)

他自己總恨小時讀書讀得晚，所以對於子女的入學特別注意。他教他們識字，教他們唱歌，同他們講三國志，還買三輪腳踏車給他們騎。小時候，在私塾裏請先生教；大一點，白天送到學堂裏去，晚上在家再請人來補習。

民國元年春天，我大哥考進了蒺藜學堂，暑假時候，父親親自去看分數，品行得了九十分。再隔半年，我亦考進了蒺藜。國文考題是「志學說」，算題四個都沒錯，榜列第一。暑假，我們各得名譽證書兩張，我品行全校第一，另得銀牌一塊。這些都可以從父親的日記上考據出來的。

那年夏天，他特地回家，送三個小兒子進學堂；毓璠毓珍進了市立第一小學，毓瑞進了第三師範附屬小學，就在虹橋灣裏的學橋頭。在沒有開學以前，他領着五男一女照過一張相，照過相，就送五個兒子一個一個進學堂。

民國三年，他離開天津以後，就索性在家裏指導兒女讀書。他雖然是鬪出的兒子，但是他母親倒同他住在一起。雖然他小時候她管束很嚴，多穿了一雙鞋子也要鬧，但現在看見他有志

向上，刻意訓子，她亦很是喜歡。又況他孝友性成，侍奉更是周到。從前每次出門，到了上海候船，就檢老母喜歡的東西買回家去。到天津，過煙台，水菓蜜餞等等，都儘量帶回去。她六十歲壽辰，更曾鄭重其事地買了補服和金袖，帶了蘇姑仙來祝壽。他經濟上的窘迫，她雖然大略知道，亦是無從補救。後來他不幸早死，她看見一羣孤兒窮苦無告，繼不禁慘然淚下。等她七十歲的時候，她再也不高興做壽吃麵，因為這帶蘇姑仙回來的兒子，已經長眠於泉下了！

不幸的事情，不久就要發生了。但是他半生的事業還沒有完，他還要送大兒毓琦進同濟，二兒毓琇進清華，三兒毓琮進南洋；進同濟好學醫，進南洋好學工，進了清華好出洋去留學。他要他們將來都「自立」，他要他們學實在的學問。他沒有遺產留給他們，他希望他們憑着本領去做共和國家的好國民！

他家住在學宮之旁，却還沒有到過聖人之邦。在家留了十個月，他欣然到山東去就事。遊了釣突泉遊大明湖，遊了珍珠泉遊千佛山；一年之中，他謁了孔林，又抱病登泰山。

(二)

民國五年之夏，我跟父親到上海去接我大哥回錫。歸途買了些香蕉，我放在洋車的後面，到車站却已不見了。這就是不幸事件的起端。到了家裏，我就有點頭昏，頭昏了就發熱，發熱了就人事不知。躺在牀上只當在上海坐電車，半夜裏帶了枕頭心慌意亂地爬下牀來，只當電車到了站頭。上海的混亂，是我病中無從解脫的印象。我的病呢，亦是上海纒有的，叫做猩紅

熱，藥湯沒人會治！

一天傍晚，我稍爲熱退一點，父親坐着陪我。從此他就病了，染着同我一樣的死症病！無錫沒有能醫的藥水，派專差到上海去帶。打了一針果然好，醫生說不必再打了。但是，在朦朧的夜色裏，經過一度的「迴光返照」，我們親愛的父親，就長辭了人世！不幸的事情，終於在不幸的人家發生了！

他的老母哭他哭得痛，他的愛妻哭他哭得哀，他成羸的兒女哭得聽見的人都流淚。白髮的外祖父，親自來拜奠這兒子般親熱的女婿，以至於老淚橫流。受過神經激刺的外祖母，因了這重大的震驚，倒恢復了她已經半天的神經知覺。飽嘗人生慘苦的嗣祖母，從來不曾同世界上任何人有過一絲同情心，至此也流淚了。我的姑母至今還同我們說：「我聽見了你父親的死信真是急壞了，怕父母死了都着急，因爲他的一生是這樣的可憐！」

親友都說：「晦農死了，可惜！」他也掙扎了半生，只有死是他最大的同情。他卒年才三十五，我大哥不過十六歲。幾天以後，三歲的弟弟毓珊就跟父親去了。半年以後，毓琛遺腹生，他從沒有見過父親一面。

二十五年來，他的兒女們跟着他們的母親掙扎着。現在大的都已經可以自立，在社會服務；最小的亦在大學畢業。但是，父親遠遠的，兒女們還有什麼可驕傲？還有什麼可歡欣？可憐的父親，可愛的父親，你爲什麼一去不復返，永遠的，遠遠的，遠在東海之濱，遠在泰山之

頂？

民國二十年夏，初稿，
爲父親五十紀念作。
民國三十年冬，重訂。

辛巳十月望日

先父六旬紀念

撥亂興邦夙夜心，冰寒履薄遯淵臨。

波濤東海鯨鯢迸，烽火南疆盜寇侵。

萬國旌旗明指掌，一天星月詠胸襟。

寧堪別母相思苦，鬱鬱瀟岡草色深。

二 祖母的死

是那閏年的七夕，我親愛的祖母永別了她所有一切牽掛的人！

* * * * *
夏天的一個清晨，充滿着善意的陽光，透進了茜紗窗裏。剛從一個難得清涼的夏夢醒來的我，隔着帳子已經看見早跟了枝頭鳥語醒了的祖母靠窗坐着。前面一張八仙桌子上，似乎有一個剛剛打開的小包。還不等到我起牀，祖母就同我說：「趁今天早晨清涼，我想把這件小東西交給你們……」接着她指着桌上的一小堆東西說：「盤盤，你來看你喜歡那幾樣？」

起牀以後，我即刻來到了祖母的跟前。鶴頂般朱紅的大寶石，嫩綠而細膩的翡翠護指，在坟地裏埋沒過不知多少年的黑暗色的琥珀，明淨而玲瓏的白玉靈芝——各自在晨曦之光輝中表示他們得意的驕傲。祖母看見我很中意地挑了綠的翡翠，白的靈芝，也十分歡喜似的。這些便是祖母特意的賞賜了，這些便是祖母的慈惠的賞賜底永久的紀念！

* * * * *
初秋的夜晚，一彎新月掛在屋梢頭，祖母躺在涼榻上，若有所感的同我說：「盤盤，這些你聽過的不成詩的句子，明天有功夫替我寫了下來吧。」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每當夏夜乘涼

時候，她每每背着唐詩教我。至今祖母吟「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等悠揚的聲調，還好像就在耳邊。

但是，這時候，在初秋的月夜，年逾古稀的祖母重理了記憶的琴絃，彈出了往事的心聲，「欲言不言上高閣，

我有心愁一萬斛……」

這當然還是她三十餘年以前的事。淒切的聲浪追訴着她以往的經歷和悲哀。橫飛過生命之海的老人，早把偶然的快樂送還歸潮，却總忘不了一路辛酸的餘味。這確是一首很長很長的心音底記載，祖母在一生的病中和夢裏，織就了這樣的創作。這些祖母從來不會在紙上寫過——我簡直不記得幾時看見她寫過字。但是深深嵌在心坎裏的字句，從白髮的祖母的沉靜而悲切音調裏，連續地唱出來了。我默默聽着，幼稚的心靈，感到了不可言說的情緒。

隔一天清晨，一個僕人挑了一些祭菜陪我到父親坟上去。學校快開學了，這總算是表示一點祭掃的敬忱。其實三年前父親的死，是我永遠不能忘記而且永遠不能逃其罪的——那年的夏天，我病了，父親纔病，害一樣劇烈的傳染病以至於不起！小孩子去上中年早死的父親的坟，已經足夠祖母的傷心，又況在祖母的心上憑空更添了一番隱恨，因為上坟便是我離開慈懷的預告。

臨出門的時候，祖母囑咐我早些回來，不要爬山，我還嘻皮笑臉地說我走慣了路的，這種

山爬爬也不在乎。到了山麓，在叢密的松林裏繞過了不少的荒塋和新塚纔看見了刻着「當年燕翼宜孫子，此地牛眠大吉羊」的墓門。供了祭菜，深深地拜了以後，默默地想起了兩年前的除夕。我從離家以後從沒有在冬天回來過。一別經年，這是祖母最引以為恨的事。那年的新正逢着祖母古稀之慶，所以我在除夕的清晨已經趕到了家。但是那大風雨裏，又是我父親卜葬之期。我還想得起那時祖母的心，是怎樣充滿了舊痛新創，無限感懷。

祭罷忽念九龍山巔我生來竟未登臨，不免遺憾，於是奮足登山，竟忘了祖母的叮嚀囑咐。盛夏的炎威，餘勇還在；恰巧有風，但是毫不涼爽的初秋的风，竟放肆得要吹倒山頂的行人。我終於不顧衣裳之飄舞，爬到了頭茅峯。順着山腰曲折，又到了二茅峯，最後到了三茅峯。從此下山，經過了石徑崎嶇的七十二個「搖車灣」，而至白雲洞。此處石壁千仞，白雲繚繞，頗饒勝趣。

就是這樣乘興的爬了山歸來，脫開衣裳的時候，未曾晒慣的皮膚上，已經顯露着很深刻的背心影子。祖母見了，着實埋怨，我直說不要緊，同時深深感到了她過分愛惜我的至情。這時候已經過了午飯時分，別人都吃過飯了。母親告訴我祖母因為忽然覺得胃口不好還沒有吃飯，等着我一起吃呢。菜湯的泡飯煮好了，祖母同我一起吃。這真是她所喜歡吃的，亦是我中最意的。她像每餐一樣希望我多吃，並且不止地把滿桌擺着的鴨和肉放到我的碗裏。但是她自己卻吃得很少。

就是從那天薄暮的時候起，祖母便臥病了。

起初只是腸胃有些不舒服，姑母歸省，母親說祖母每逢我快要離家便不高興，這次大概又是這個緣故，無非心中不快，不免飲食不受用，不會是什麼大病。隔兩天祖母不見好，姑母又歸省。姑母不放心，就要住在家裏，但是祖母一定讓她回去，甚至於說：「你爲我之故，定回去吧，我病不要緊的，要有什麼也不在這幾天。」祖母竟不許姑母留在家裏，因爲她口中還苦憶着微感風寒的外孫！

那是閏月七夕前一天的下午，祖母的四弟——年已花甲而且聾聵的老叟——顛顛地拄杖來問病。我當時還不知道祖母病的沉重，但覺得他來是一種很不好的暗示。白髮姊弟默默地相對了一會。祖母祇喘着說，「你還來！」

薄暮醫生來，就說現象不大好，無法用藥。但是醫生畢竟神通，總能給病人一線生機的。所以到底醫生這樣囑咐了：「姑且吃這些藥，看今晚怎樣。」

我當然做夢也想不到往不好處想，祖母自己說不要緊的，我也確實相信祖母的病無論怎樣也不要緊。

她覺得胸腹漲悶不堪，我爬到病榻的邊牀不止地用手撫摩。這種事當我病着的時候，她不知做過多少次了。我自己覺得好像是很有經驗的人，想來那樣的撫摩，總可以減少她一些苦痛。但是不知怎樣，祖母的精神，竟漸見虛弱起來。氣息逐漸微細，目光漸漸出神，母親和姑

母都急壞了，着急地叫祖母。祖母聽見了叫呼的聲音，微微清醒些，眼皮也微微抬起來些。但是她究竟太虛弱了，眼睛好像上了翳。她像十分瞌睡似的，竟要沉沉睡去。在這緊急的關頭，母親極聲叫出了：「娘，你看着盤盤麼！」沉寂的心靈，好像微微受了激盪，祖母竟掙扎着抬了一抬眼，向裏牀望一望她鍾愛的盤盤！祖母，難道這是最後的一瞬麼？癡念的我，那時聽見母親着急的呼聲，只覺得脆弱的心靈受了永不能忘的異樣猛烈的激刺和震顫。祖母，我夢裏也想不到這慈光流轉便是最後的一瞬啊！

祖母已經虛弱得抬不起眼皮來。我們用盡了種種的方法，想延長這微微的殘喘。手脚都冰冷了，我們不止地用熱水去溫熱他們。

服侍祖母的丫頭，由失望而嗚咽欲泣了。我十分恨恨地想禁止她內心感發的悲哀。

我不叫着時計，我甚至跑到庭前去看天空，看東方發白沒有。我好像癡想着清晨的一線曙光便是唯一的救星。

我來回的走過天井，總聽着奇異的秋蟲的叫聲。不知怎樣聯想到鬼叫，我不管是不是，鼓盡壯氣發出嚴厲的驅逐的聲浪。我後來索性守在房裏，再也不肯離開。我鼓起精神目光如電地圓睜着雙眼，準備同奪我祖母的死神奮鬪廝殺。

好不容易天微微亮了。趕早請醫生的老僕也回來了。但是正當微弱的晨光透入碧紗窗裏的時候，祖母奄奄的氣息，竟微弱到近乎沒有了。忽然一剎那間，一息轉強，唸出了一聲佛號。在

親人忘命的極聲的呼號裏，慈愛的祖母含着微笑永別了。

祖母病前一夕背給我聽的句子，我竟沒有機會抄下來。祖母一生的心頭的情緒，有了那樣可寶貴的吐露，竟依然讓那些心絃的韻音，永遠埋沒在終古常關的琴匣裏，是何等後悔無從的事啊！

在靜寂的黃昏，淒涼的月夜，我默默地追憶，只能記起聞首的兩句：

「欲言不言上高閣，

我有心愁一萬斛……」

和感傷我二伯父童年天折的兩句：

「月落烏啼霜滿飛，

夢魂不許相周旋！」

不見祖母，已經忽忽五年了。嫩綠而滑潤的翡翠，淨白而玲瓏的靈芝，在異國的初秋的夜晚裏，還放出得意的晚輝。我都依然祇記得：

「月落烏啼霜滿飛，

夢魂不許相周旋！」

民國十三年中秋節前，風雨飄零之夜，於大西洋濱迦蘭河畔。

辛巳夏日旅途遙祭

祖母並紀夢語

陳情表上事全非，屬語丁寧願興違。

黃髮懸疑知健在，白頭瞻望夢依稀。

千秋銜恨愁烏淚，廿載追懷寸草暉。

如畫江山逢巧夕，傍林宿鳥又安歸。

祖母的詩句，總以為沒有希望再找到了。可是後來翻閱父親的日記，竟找到了手抄的一張。現在鄭重地抄在下面：

病中感懷（祖母遺詩）：

欲言不言上高閣。我有心愁一萬斛。舊愁未了復新愁。終日展轉雙眉頭。
流雲閉月暗遙夜。耿耿不寐心如鈎。鈎起平生不平事。欲訴真情無處由。
嗟我已嫁二十年。深知處境極可憐。怡色奉承堂上意。低頭敬問小姑前。
娣姒喜聯重姊妹。余心可謂無有厭。無端荆棘當門戶。時常鬱鬱心自苦。
踣促猶如轅下駒。身爲□□遇如虎。□□□□□□□□。擾浪如天翻鏡波。

重服蕭牆難責備。禍連外寇逐揮戈。……

可憐一夜西風起。玉樹凋殘□□□。我本傷心暗淚多。那堪更抱西河痛。
殘夢依稀到九泉。九泉黯黯愁無邊。月落烏啼霜滿飛。夢魂不許相周旋。
悠悠恨溢西江水。江水有時流入海。此恨綿綿無盡期。年華半擲春光逝。
此種細微誰知曉。愁來更助心悄悄。百轉千迴一寸心。補入焚餘三尺琴。

三 三老太的一生

「齊眉兩鬢月，

守節五十年。」

這兩句話就代表了三老太的一生。

三老太在十七八歲當鄉下小姑娘的時候，就許給了她一位城裏的表哥。不久男家就來催着結婚，但是結婚的時候，他已經病得站不起來。勉強扶着結過婚，他的病漸漸加重，她亦只得小心服侍着這位奄奄一息的丈夫。不到兩個月他死了，她便起始那「守節五十年」的生活。

原來一個兒子病到危險的時期，可以把未婚的媳婦娶過來，也許就可以「人到病除」。這叫做「衝喜」。「衝喜」而有效，那是媳婦的命不差；「衝喜」而反不好，那便是媳婦的命「衝撞」了丈夫，而那一輩子的苦亦只是「自作自受」。這次主持「衝喜」大典的不是別人，便是她嫡親的舅母。

但是她不像城裏的姑娘那樣「服命」，她活潑潑的鄉村的野性起始在幾千年傳統的家庭制度下明白表示她對於她受人擺佈的命運的反抗。她覺得她蒙了極大的欺騙，而設計這個騙局的便是她嫡親的舅母——現在她名義上的婆婆。她覺得世界上一切的人都是可惡，他們都一起張

羅着完成了這樣一個彌天的大憾。

婆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她起始大膽的罵她。婆婆眼睛失了明。她公然罵她「瞎婆子！」

爲保持一般的婆婆對於一般的媳婦的尊嚴起見，大家都說這調媳婦瘋了，背後竊竊私議時便都叫她「癡婆子！」在世界上一切人的眼光裏，她確是瘋了！

她對於那早死的丈夫的態度到底怎樣呢？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每逢歲時祝禱，她便指着那冥冥中的丈夫，罵他不該早死，罵他不該害人。這位早死的「三官」，萬一死而有靈，他亦決計得不到安息；他是一個永遠受她咒咀的人。她決不怕鬼，她正要找這個無情的死丈夫算那五百年前的孽緣。

她對於一切人的態度，上文已經提過。她從今以後不能再相信任何的人。她不要吃公婆的飯，她甯可在一付小竈頭上自己燒。誰知道誰不會想害死她？她這種疑心病，自然又可以證明她確乎瘋了。

她不要僱人坐滿她的房，她嫁粧裏的紅漆箱子，她每天自己小心擦乾淨，擦得一塵不染。那些好像是她在世上唯一的安慰，因爲她可以相信他們對她至少沒有惡意。

每天買菜她親自到街上去，爲着一切僕人生來的職務便是存心來占主人的錢。她自己提着竹籃帶着秤，每天清早到菜場去，油鹽醬醋，一樣樣自己費心來採辦。一位大戶人家的「少

「奶」，怎樣可以自己到街上拋頭露面去買菜呢？并且她買菜必要講價，講好價分量亦要自己秤過。籃裏裝好了菜回來，路上遇見了熟人，她還要把所買的一條小魚指給人家看，問別人便宜不便宜。倘若有人告訴她買貴了，她也許還要回去換過。這些都不是「少奶奶」應該做的，所以她的「瘋」是瘋定了。

米，她家自己倉廩上可以送來，但是放在什麼地方妥當，便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切的僕人都免不了要偷米的，所以最妥當的地方，還是在臥床的後面。但是還有不識時務的老鼠要來偷米吃。她在驅逐了一夜老鼠之後，走到街上看見人便要恨恨地咒罵老鼠一番。假使有人亦正覺得得老鼠偷米的討厭，她就能微微得着些難得的高興。

她實在是世界上最不求人的人。她一切靠自己做。她不要同情，她鄙棄一切人間虛偽的同情。她不能再讓自己吃虧，她得小心着一切人對於她的欺侮和剝削。她是世界上最自主而又最節儉的人。她自己決不浪費，她亦決不讓別人藉着她生活的需要來浪費她的一文錢。但是她決不是吝嗇，她積了錢又沒有半個子女。

她對於全世界的人起初是懷着仇視和報復的敵愾，逐漸她只是小心提防着一切的衆生——連偷米的老鼠在內。

四十年來，她獨自住在一座樓上。她過繼了一個兒子，嗣孫也有不少。他們都住在一個鄰

近的新宅子裏，幾次三番接她過去，她總不肯。

她從老宅子到街上去，這個新宅子是必由之路。凡是路過時候，她看見了嗣孫們總要每人給一個銅子買糖吃——這是她做祖母的面子，似乎不可少的。有時候她從街上回來，走到橋上，遠遠看見孫子們在門口，她不惜縮回去，改走隔河的那一岸，再從另一座橋上轉到老宅裏。她決不是吝嗇，因為每次孫子們看見她，叫了她一聲「祖母」，並不需要代價，而每次的銅子兒，小孩子們亦會同她老人家幾次三番地推讓。

小孩子們的天真，是使得三老太視衆生，仇恨衆生的信念，偶而要受波動的。這種信念怎樣可以搖動呢？所以她每見了孫子們必要給一個銅子兒，而最好還是少見面，免着動搖她四十年來的信念。

她六十歲了。她的嗣子爲這位節母做壽，並且請人做了壽序，印好了分發。全城的人都說自己上街買菜的三老太做壽了，好福氣。她自然還是十分冷淡。背後叫她「癡婆子」的親友們都來吃麵。他們還拉拉扯扯要向三老太來拜壽。她始終謙遜着不肯擔受那樣的寵遇。

她在冷淡裏微微笑了——含着四十餘年清節的辛酸的苦笑。

不到兩年，那爲她做過壽的嗣子死了。始是一個忠厚而孝順的人，而竟不滿三十五歲就死，這又是以證明命運的毫無公道。她得到了這樣驚人的消息，無意中灑了幾滴同情淚。她忘了咒咀命運，她亦已經老了。但是在她鄙視一切衆生的信念之外，暗中更增加了對於一切命運

的不平。世界上的人每每遭着造物的嫉妒，她的同情淚還是充滿着無限的身世之感！

她的嗣媳婦領着一羣孤兒在困苦裏掙扎着過日子，依然幾次三番要接三老太到新屋裏來居住。論情理她應該對那守節撫孤的媳婦有很大的同情。但是這種對人的同情是違反她處世的信條的，所以就像她看見了孫子們要避開一樣，他寧可不要媳婦的供養。

她原住的小樓，是在她姪子的勢力範圍之下。她的姪孫要娶新娘了，要她的小樓做新房，她只得搬到新宅裏去。但是在沒有搬過去以前，她提了兩個簡單的條件：自己燒飯，同男從一個旁門出入。她是世界上最富於獨立精神的女子，六十幾年生命的重載，沒有絲毫減削她的壯志浩氣。

她年紀雖然漸近七十，而身體還是很好；還是自己上街，自己買菜，自己燒飯，自己擦房裏的紅漆箱子。歲時祝饗的時候，她仍然咒咀她早死的丈夫。但是她逐漸儉儉地亦肯做些修橋補路的佈施。她告訴別人她的身體大不如從前了。

她從來不生病，生了病亦不找醫生，別人要爲她請醫生更是千萬不可以。醫生是不能由人代請的。誰知道世界上沒有人在串通了醫生謀害她？所以她賢孝的媳婦，看見她臉色漸漸發黃，肝火漸漸發旺，只有苦口勸她自己相信那一個醫生就去看，却不敢代請半個醫生。

她仍然說用不着醫生。但是，有一天，她自己扶病走到一個中醫家裏看了病，自己還到藥材店裏買了藥帶回來，因爲託人買藥是最危險的事，存心地或是無意地買錯了便有性命的危

險。

病還不見好。她覺得喉頭有痰吐不出。有人來問她的病，她會用手指從喉頭挖出一點火黃色的濃痰給人看。火氣實在太重了。她自己有些不耐煩，她告訴別人，這次的病恐怕不會有希望。但她並不絕望，她還有掙扎的勇氣。她天天還起床，天天自己梳頭，天天梳頭時對着鏡子看她喉頭的顏色一天深一天的濃痰。

她的嗣媳婦小心服侍她。她對於媳婦的真誠，亦能漸漸地領受。她的大孫子是學西醫的，現在亦爲她找了幾個當地的著名西醫來同她看。

起初只同她商量好——只看病，不吃藥。診斷的病狀說得還同她投機，而且她在長期的病中亦減失了她對於一切衆生的猜忌，所以在她媳婦的慇懃侍奉之下，她亦肯吃些西藥了，吃了果然好一點。

她剛剛七十歲了。她的病有時好一點，有時壞一點。亦沒有什麼病，只是火氣太重，以至於「胸膈飽滿，四肢無力。」

她躺在床上幾個月，再沒有力量起床。但是她是很愛清潔的人，每天早晨在床上還要坐起來由她媳婦替她梳頭。

她覺得實在不能支持了，嘴裏好像冒出火來。她同嗣媳婦說：「難爲你服侍我這樣久，你是有孩子的，我實在覺到對不起你。」她說着竟流淚了。她中心的感激使她忘懷了一生對於一

切人的仇視，她熱誠的淚珠也洗淨了七十年來對於命運的怨恨。她只是枉過了一生，她沒有機會早發見世界上還有不欺騙不刁難真心待她的人。

一切都晚了，三老太便像油乾燈草盡完成了她的一生。

民國十三年冬初稿，二十二年元旦重作。

四 慰慧

一 前緣

沒有抗戰，也許慰慧便不會生，因此便沒有慰慧的一生。

盧溝橋事變前六小時——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下午六時——我辭謝了秦德純市長的約會，同國際航空工程師威房卡門博士離開了北平前門車站。我母親這時候剛到她從小認識的故都來，領着她的兒媳和孫男女逛臥佛寺，碧雲寺，香山，北海，中海，南海。頤和園她小時候曾經去看過戲，當年多麼熱鬧，現在可是門庭冷落。

我同房卡門博士在首都同航空委員會周至柔將軍見面以後，便飛到九江，換乘轟炸機到我們空軍的根據地——南昌，請他視察清華大學航空工程研究所正在建築中的大風洞。第二天，我先回九江，轉赴海會寺，應陳誠將軍之約，對廬山訓練團的同志們講話。在五老峯下，鄱陽湖畔，黨政軍學的幹部，已經接受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洗禮，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決心抵抗暴日的侵略了。

上拈嶺，住仙巖，各地的朋友來了不少，都準備參加富有歷史意義的廬山談話會。在抗戰

開始後不過一星期的時候，各國空軍的力量是我們最高統帥所最關心的。一位馳名歐美的航空專家由美國訪問了英法德義蘇到我國來做義務顧問，委員長同蔣夫人欣然接見了。在十幾年前，房卡門博士曾應日本當局之請，代為設計航空研究的風洞。一二八之役，敵機轟炸我們，他老人家心裏很覺得不安。他是一個從心坎裏愛中國的人，他總想有機會來幫助我們。我請他做清華航空工程研究所顧問，他欣然答應，並且派他的高足華敦德博士先到中國來。他見了委員長以後，十分欽慕。他認為世界上偉大領袖之中，惟有委員長最不做作而最令人起敬。蔣夫人這時候正擔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她的智慧與機警，更給他極深刻的印象。神聖的抗戰將近五週年的時候，我接到王士倬由美來信，知道房卡門華敦德二氏正努力於同盟國新型飛機之研究。他又托人帶信告訴我，表示願意在抗戰勝利以後長住在中國，將來便永遠埋葬在黃河長江之間。

我們的軍隊，從七月八日就開始動員了。七八天以後，我在牯嶺河邊散步，後面有人穿着武裝，掛着指揮刀，大踏步趕上前去，那正是孫連仲將軍。我問他是不是馬上下山，他點點頭。我明白——他的隊伍已經趕到保定了。我掛念老母在北平，當晚同南京三弟毓瑛通電話，希望派人先接母親回來。三弟就同上海大哥毓琦通話，大哥決定煩薛葆康弟弟去走一趟。葆康在蘇州，半夜接了電話，天亮趕到上海，逢巧有最後的飛機飛北平。那時我母親十分鎮靜，還照常進東安市場。

廬山談話會結束的一天，我同梁實秋飛回南京。當天下午，在豐台一度發生衝突以後，母親率領着婉青和慰連慰慶慰文慰華四個小孩上了平浦通車。我在傍晚接通了南京到北平的長途電話，知道他們已經出發，但從路局楊承訓局長得到豐台衝突的消息，反而十分擔心。第二天，我同三弟坐火車迎上去。在徐州車站，我們遇見山平津滿載來飽經風聲鶴唳的旅客。母親在南京歇了兩天，便率全家赴滬，一宿天明，婉青就進了同德醫院，平安生產了我們的第四個男孫——慰中。等慰中長大些，想要一個小妹妹陪他玩。於是才有我們的第二個小女孩——慰慧。

八一三早晨，我在一個英國朋友那裏，看見案頭日曆寫着「十三號，星期五。」我同他說笑話，恐怕今天上海要出事。當晚六點鐘光景，我同沈宗濂唐慶增二友在小館子吃飯，忽然一大羣人從北四川路南京路逃跑過來，說中日開火了。我們都覺得十分興奮。炮響，火光，第二次神聖的上海抗戰從此開始。天天等消息，天天聽炮響，天天看飛機作戰，天天在地圖上插我軍的旗幟。青年會十字路口落了彈，死了不少的同胞，南京路亦炸了。每人出門都提心吊膽。在某大旅社內，抗日的領袖們集會，俞鴻鈞市長來報告，上海的後援工作，開始活躍了。

京滬路在八月底冒險恢復了通車，通車的第二天我同新病初愈的梅月涵棧長在蘇蘇的南站上車。當晚過嘉興，敵機來襲，車上的燈火並沒有人管制。乘客自動分頭通知各節車上的人，

好容易才把全列車的電燈熄滅。可是狂吼的火車頭不斷地噴出火濺來，照耀得滿天通紅。像是一條火龍。幸而敵機沒有窮追，總算逃過了一難關。到蘇州已經半夜，又有警報。列車停在車站，車頭卻早悄悄躲開。我們靜候着敵機狂炸。炸完了，幸而無恙。好久好久，警報方始解除。那時的乘客們並不知道下車躲避警報，大家熄了燈，閉口，屏息，靜坐。我心中十分安定，一切置之度外，安定得幾乎睡着了。黎明，車頭方始開來，拖我們繼續前行，經過了我的故鄉無錫，向首都疾駛。這樣我離開了家庭，辭別了故鄉，過首都，經武漢，轉長沙，準備在蔣夢麟賄賂張伯苓三大校長領導之下，集合北大，清華，南開的師生，組織抗戰中的臨時大學（這臨時大學的師生，後來又集隊長征，步行到昆明，成爲舉世聞名的西南聯合大學）。

長沙本是我舊游之地。湖北大水的那年，我因爲主持中國工程師學會廣西分會，曾到長沙飛到漢口後，應凌鴻勳局長之約，順便視察興建中的粵漢鐵路，曾路過長沙。由安東變的那一天，我又正從平漢路過鄭州，隔一天早晨到漢口，又隔一天早晨到長沙，賓主相見，惶惶然不可終日。從那時起，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已經預備在嶽麓山建築。其中航空工程同無線電兩研究所，都由我主持。航空工程研究的一部份工作，已先在南昌進行。無線電真空管的製造研究，戰前亦已在漢口開始。

臨時大學開學後，我因爲要同航空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接洽研究合作辦法，由漢口坐船到南京。這時候船位很空，很少人搭船下水去。同船的卻有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將軍。民國二十三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組織四川考察團，我同四弟毓珍都曾參加。我當時同劉督辦說，希望「天下未治蜀先治，以奠定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恰逢風雨同舟，不免舊話重提。

過九江還打電話到牯嶺，預約歸程上山去看三嫂四嫂和小弟。同船的外僑，預定到鎮江以下，從江北繞道，再換船到上海。我本也希望在南京接洽事畢，還可以到上海省親。但是時局轉變得很快，這個計劃終於成爲泡影。

在首都，三弟毓琮正主持中央工業試驗所，兼負軍事工程團首部分團的責任。軍事工程團團長，本來是陳誠將軍，後來由陳立夫先生代理。軍事工程團曾派人冒着炮火迅速地建築完成中國的「防空堡防線」，可惜後來撤兵的時候，沒有機會利用。

四弟毓珍，那時已經把製造活性炭的工作搬到當塗礦山。我曾經上山去看他，中途還立臨憑吊了采石磯的太白樓。從一二八起，我就在中央大學發動自製防毒面具的工作。到了北平，我在清華，召集機械化學的師生第一次供給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八千面具，第二次供給傅作義將軍一萬四具，每具只收工料費二元左右。活性炭是防毒面具所必需，我特別囑咐四弟留心研製製造，在七七以前已經有相當滿意的成績。不幸淞滬前方轉移陣地，於是首都各機關都忙音撤退。

我預定回漢口的船票交給四弟先走，讓他好到牯嶺先接三嫂四嫂到武漢去。在下關因爲旅客擁擠，大輪船不敢靠岸，我們坐着小輪船趕來趕去，才把乘客送上船去。朋友們勸我既上得

大船，不必再下去。但是，我捨不得南京，我終於同中國旅行社的奚倫社長珍重離開了過於重載的江輪回到下關。隔一天，我又擠進了京蕪鐵路車站，送莊前鼎王守鏡到蕪湖去。

這幾天，南京的景象真慘。天天下雨，人一天一天少，燭一段一段暗。我每每一個人打着傘，在街上走來走去，說不盡無限的依依不捨。長久陰雨以後，忽然放晴的一天早晨，空襲來了。我們不但不躲避，反而爬到屋頂去，看我們的神鷹勇士駕着初次到首都的高速度驅逐機襲擊空中的敵機。時候時候，我同一個朋友通電話，他告訴我預備當晚離開首都。這時候有一大隊人馬正等待我的消息。我神祕地告訴領隊的人，明早準備動身。薛次率隊長馬上發命令，讓大隊人馬半夜集中，清早他們便靜悄悄地走了。

我們整夜忙着搬機器。最後，我們的決心同大家的努力，把一架笨重的材料試驗機搬到了江邊。第二天早晨，眼看着空襲快來了，隨身的行李還沒有裝好。大約九點多鐘光景，我們押運的車輛方始離開了莫愁路。暫別了，龍蟠虎踞的南京。

午刻過蕪湖，半夜到宣城。廣德正在吃緊，聽說陳誠將軍到了宣城，城內城外滿是軍用車。我們在小店鋪板上睡了兩三個鐘頭，清早四點鐘便驅車南行。那天上午，宣城被轟炸；我們幸已到了寧國。過了歙縣，當晚到黃山脚下的屯溪。同旅館恰巧住着知友趙曾珏兄的夫人。她聽見我的聲音，因為已是夜晚，打算清早找着我，好結伴同走，卻不料我一早便離開了，四年以後在上饒見面，纔知道失之交臂。我同三弟在屯溪街上打電報給上海，報告平安離京，看

見一位老太太攜着手杖在街上走，向前一認，認出是從無錫隻身逃難來的大舅母，正可說是驚喜交集。說了許多辛酸話以後，我們知道她要到黔縣山裏她女兒家去。她從歙縣坐洋車到屯溪來，預備再坐同天民船到黔縣去。當天下午，經過了三小時的汽車行程，便送她先到了站。

當晚過牛頭嶺，清早到渡口，擠滿了幾里路的大小車輛。我們經過三十六小時以上的等候，方始過了河。到景德鎮，方始得一宿。那時三嫂四嫂已經由四弟從廬山接到漢口，小弟毓琛因為復旦大學再遷，亦從牯嶺下山，逢巧在南昌會面。南昌已經炸過，清華的航空研究所的同人馬桂連秦大鈞等仍在繼續努力。休息一天，向湖南出發，隔宿到長沙。

二十七年一月，行政院改組，教育部陳部長邀我贊襄部務。我向學校請准了假，來到漢口。我母親在上海看見了報，便告訴婉靖，家中方始曉得我到了武漢。四月，我因事到香港開會，同時約平津各大學的負責人見面。母親決定趁這個機會送小妹毓琮到香港來結婚。婚禮在九龍半島酒店，恭請蔡子民先生證婚，只有簡單的儀式，簡單的茶點。婉靖及五個小孩，因此都到了香港。後來我先回漢口，跟着母親回上海，小妹赴長沙，婉靖和諸兒暫住九龍元州街。

七月，我決定接家眷到重慶來。她們乘中航機由港飛渝，我在武昌機場接候她們，便同機飛重慶。初住在南區馬路三弟處，後遷通遠門嘉廬。

二十八日五月三日四日，重慶大轟炸，火延燒到嘉廬的對面。嘉廬幸而還完好。我感撰一聯：

歷劫無礙成福地 長年有住是嘉廬

重慶的市民奉令疏散，我們只得搬家下鄉，搬到北碚的峽居。因此北碚便成爲我們第二個小女兒的生身地。因此慰慈便成爲抗戰期間嘉陵江上一個人人疼愛的小木蘭。

二 喜蓮

慰慈生命的開始，大約在我西北之行以前。

二十七年的「一九九」，「古城烽火」第一次在重慶演出，大家懷念着古老的北平，保衛大武漢的軍官，也正在開始。幾十節喜悅地度過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漢撤退的消息，激動了每一個中華子孫的心弦。十二月下旬，最高軍事當局，召開負有歷史使命的武功會議。這時候我逢巧有機會跟着錢大鈞主任毛邦初司令搭航空委員會的專機到西安去。

在西安適復與節。許多住在一起的蘇聯軍官——包括陸空軍的總顧問在內——也願意趁着耶穌聖誕喝一個酒。同席的還有張沖委員，他陪他們喝了不少。去年夏天我過山西到隰縣，聽見雲龍旅館有樊森，不曉得便是這些英勇的朋友永遠離開了人間！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蘭州，隔宿飛西寧。同行的人由馬主席步芳伴遊宗喀巴大師的發祥地塔

兒寺。我因為觀察學校，隨後再趕去。半途看見一位女郎，蓋着回紗，穿着紫衫，端坐在輕綳幅上，真好像沙漠裏的一朵鮮花。再前進，只見沙塵起處，大隊汽車已經回來，我終於沒有禮拜黃教的聖地。塔兒寺，後來是郭司令爲補償我的遺憾，送了我一個「哈達」——英國製造的，並非真的純由。這時候達賴活佛還沒有轉世，未來的小活佛正在塔兒寺的附近玩，靜候着衆生的發現。

二十八號的下午，我獨自留在翠園。當晚我參加了朱主席宴請中蘇空軍人員的盛會以後，又到張昌華的家中裏融融的爐火旁邊吃綠嫩欲滴的哈密瓜。新年以後，乘車東行，過冰雪摩天的華家嶺，到舊日的故里天水，天水有李廣墓，胡宗南將軍重修。天水附近清水，相傳是黃帝故里。過禮縣，到兩當。清早出發，勘察煤礦，歸途在黑暗中摸過土匪的舊巢，半夜方到雙石舖。

由雙石舖啓程，午過廟台子，暫留候遺像，登閣一望，滿山滿林都是雪白。我忽然有一個奇異的感想——我想汪精衛一定沒有到過廟台子，倘若他能翻然悔悟，早從河內回到漢中，我們一定要請他在張良廟多住幾年。「慷慨歌燕市」，「不負少年頭」。當時氣概，何嘗不可比之於博浪椎。追隨總理，服膺主義，何嘗不可比之於圮上書。倘能擁護總裁，翼贊中興，又安知不可比之於輔高祖定漢業。待抗戰勝利，功成身退，豈不又可比之於赤松子遊。可惜汪氏無此根據，無此認識，終爲國賊，貽萬世羞，其個人固無足深惜，而國家前途，幾乎受其

累，豈不可恨。

最近有人遊張良廟得詩，因用原韻補作一首，以爲紀念：

爲雪韓人恥，千秋博浪揚。

授書雙石在，創業一椎藏。

世說赤松子，山深紫柏香。

封侯非素志，談笑別君王。

到漢中，住店，隔宿到張騫的故里——城固。張騫墓在張家村，最近整理墓道曾得「博望侯」封泥。城固有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附近古路壩有國立西北工學院。城固以西爲洋縣——蔡倫造紙的舊地。

張騫募紀遊，近亦補作了一詩，附錄於次：

匈奴猶未滅，西域付張騫。

斷臂烏孫召，鑿空大宛先。

漠垣明水草，博望動祁連。

瞻慕封泥在，黃沙上塞煙。

由漢中經寶雞到武功。武功爲后稷聖地，附近有蘇武墓。最近舉行的武功軍事會議，在抗戰史上佔十分重要的地位，國立西北農學院亦將引以爲永久無上的光榮。

重回西安，遊碑林，訪雁塔。在西安附近，有成千成萬的青年，正在胡宗南將軍指導下接受訓練。晨光熾微裏，我參加了升旗典禮。暮色蒼茫裏，我又參加了降旗典禮。我勸勉他們「知識是力量，團結是力量，決心是力量！」

阿房宮華清池都去過了。憑吊秦漢的勝蹟，想像唐宋的遺風，古長安是最可以留連忘返的。這時候伊克昭盟的沙王剛到西安，從他的容貌笑語，我試尋成吉思汗的雄姿。

二十八年二月，委員長召集四川省內中人以上學校校長訓話。三月，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會議。四月，赴昆明，遊滇池。從昆明到玉溪，我沿途視察了不少疏散後的中等學校。對着昆明，照着晨曦，我向昆華女中的學生講話——她們是多麼天真、活潑、可愛。在松林裏，一聲號角，又集合了許多軍訓的青年。這裏是青龍潭，好一個天然露營的所在。晉寧有蟠龍寺，有莊嚴的祖師塔，有飄逸的仙女塑像。呈貢的村裏，想不到有許多畫棟雕梁。鄭穎孫沈從文在住家。三台山的默廬，那時還沒有人烟。奎星閣的荷香，更可惜不是時候。中山大學遷在徵江，各學院分散在五十二個小廟裏。我走路騎馬，趕着夜色去視察。第二天便回到昆明。長沙臨大現在改為西南聯大。北平的舊友都來了，遇見以後，令人依依不捨。

五三，五四，正是慰慧的母親十月懷胎的中間時期。她吃了驚！梁寒操氏贈慧兒詩云：

生命原從苦難來，

明珠今見戰時胎。

他年玉立容相見，

老眼摩挲看異材。

當着敵機狂炸重慶的時候，可憐小小的生命，已經受了意外的震驚！

五三那一天，我在川師躲防空洞。警報還沒有解除，我出洞探望，看見七星崗一帶冇火。我趕回嘉廬去。走到白德里，火燄已經照得通紅。好容易在救火救傷的忙亂中跑回家，在防空洞裏找到了婉靖和小孩。我帶她們到飛機碼頭三弟處，狼狽過了一夜。五四早晨，回到嘉廬。又是警報，轟炸。當天傍晚，對面房屋的餘燼，死灰復燃起來。又一度忙亂，驚慌。因此全家只得提早疏散下鄉。

北碚所租的房屋——鐵居——幸島已經住了半年。搬家以後，婉靖仍率領着五個小孩不斷跑警報，每次跑到附近的喜蓮樹林裏。在日夜，她們跑得更遠一點，跑到水邊橋邊。婉靖懷着慧兒，一天一天身重。爲着避免日夜逃警報的苦，我們兄弟三人就在喜蓮叢裏搭了三間茅屋，朋友們口爲這窩是「三頭」所住，贈送了「茅廬」的雅號。

五月二十一日，慧慶生日，我圖象避茅廬。國慶後五天，我們的愛女出生於茅廬喜蓮齋。她母親特別珍重地爲她題一個名字，叫做慰慧。照預定計劃，生男叫慰偉，生女叫慰惠或慰慧。惠可以回憶寒緜的惠山，她母親覺得不大好，終於選擇了慧字。她是我們第六個小孩子，她母親爲小孩題名字，這是第一次。她至今還後悔——她爲慰慧題了這樣一個超脫塵俗的不祥

名字。

慰慈出生前一天，我回到北碚，靖滿懷的重載，只希望早一點卸卻。茅廬離市鎮二里多路，萬一晚上生產，請醫生不大方便。我們預先約定了一位看護小姐住在我家。張小姐好了好幾天，沒有動靜，逢巧某期，預備出去玩玩。我叮嚀囑咐她，務必早點回來。下午我同她到正在建築中的檀香山橋去散步，晚飯時候，我倒有點心焦，因為明早就要回重慶，這生產時候，不能在家陪伴，總覺得不大放心。

慰慈生在抗州，慰慶生在上海，我都在家，母親亦在一起，並且請了很好的醫生。慰文慰華都是「協和醫院的小孩」，不必自己去照料。慰華產後，我在清華園接到電話，第一次說是男，第二次說是女。進城途中一路疑心，恐怕換了一個孩子。到了豫王府，方始查明確是一個男。照醫院的規矩，新生孩子手臂上有一個號碼。號碼若是錯了，豈不就錯一輩子？那時候產後的母親未必認得清楚，想起來真有點危險。慰中是逃難到上海第二天清早生的，大哥恐怕是難產，送到他自己辦的同德醫院，請最好的醫生接生。只有這一次，靖既沒有進醫院，亦沒有請醫生在家。

那天（九月初三）晚飯以後，靖忽然覺得有點發動，我派人去接醫生，她還說不要忙。幸而張小姐已經準備了一切，我三嫂做了臨時的助手，不慌不忙地把我們最可愛的一個小女兒接了下來。等醫生到時，小女兒已經洗好了澡，安然睡在母親的身旁邊。

闔家都喜歡萬分，三弟四弟四嫂都來了。她的四個哥哥一個姊姊都十分高興，因為從此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妹妹。我格外歡喜，因為她趁着我在家的時候出世，好讓爸爸媽媽都放心。大家都說這孩子真知趣，真會討爸爸的喜歡。從此她成了爸爸的嬌女，爸爸怎能不格外疼愛她呢？

出生後十天，沒有警報，她媽媽得以安心靜養。一個月以內，平安無事。她一天一天長得更大，更有趣。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適逢慧兒彌月，家中吃麵誌喜。幾位老友都來玩。我忽然想到一對外國夫婦——王爾茲教授夫婦——在北平送我的一本紀念冊，便找出來請大家題字作畫。我滿心癡想，將來一年一年把她的照相貼上，預備在愛女有一天出閣的時候，送給她，作為最珍貴的禮物。

第一位題字的是實秋。他寫完「顏如渥月」，又畫了一枝梅花，題曰「聊贈一枝春」。景超題「有女如玉」。上沅抄了「有女」兩個字。她的大母舅題「明珠成雙」，又畫了幾朵「京春色」。我們小孩的黃菊人老師題了「桂馥蘭芬」，又畫了「國香」——水仙。

婉靖從前學過鉛畫水彩畫，我們在杭州，南京，上海，北平家裏常掛的有一幅「威尼斯水上」的水彩畫和一幅「母親與小孩」的鉛畫，現在都遺留在北平了。在這本紀念冊上，爸爸沒有寫，媽媽沒有畫，直指望着有一天她亭亭玉立，我們再珍重地送她，作為嫁粧的一部份。媽媽特別喜歡這個小女孩，因為她脾氣真好，不哭亦不鬧。我看見媽媽老抱着她，每每又聯想到

那幅畫景。

二十九年新年，適逢她爸爸同她大哥慰連生日，家中吃麵團聚，十分歡樂。她生後百日，已近舊曆年關，又是一番喜悅。婉靖爲多兒苦，在懷孕之初，很想不要這個小孩。後來有人勸她下以決疑，星者說本來命中有喜，但一喜一悲，同時並見。年底我們接到上海來信，知道靖的大伯父過世，她趕緊帶了孝。這樣總算應了一喜一悲的預言，我們很放心的過了年。本來誰也不相信快樂會同悲哀在一起。誰也更不料悲哀乃是快樂所注定。

三 微笑

小妹妹善於笑。

冬天進過一次城，她媽媽無論到什麼地方，總用紅斗篷裹着她。她見人便笑，人人都愛她的笑。

初春時光，方九姑令孺來遊茅廬。她特別題了「巧笑倩兮」，並且加註着「二十九年初春初見慰慧小妹，相逢一笑，似有前緣耶？」「雅舍」的女主人業雅，接着提「美目盼兮」。那天還有幾位夫人先生——分別題了「可愛」「秀麗」「明珠」等字。

二十九年三月，教育部召開國民教育會議以後，我有機會重遊縉雲山。吃齋的時候，我們同法舫法師諸法師談到請西藏佛學高士來中原講經的擬議。靖爲着保佑兒女平安，每次都囑咐

我帶點香錢去，也算盡母親的心。下山後兩天，我奉命到成都去開會。會後冒雨遊寶光寺。那裏有竹禪的壁畫同楠樹的叢林。在寺中遇見一個嗓音幾乎全失的長老，一室皆靜，映着一身是淨。

在成都除了看熊佛西先生「賽金花」演出之外，還會同英大使卡爾夫人同看川戲。第一齣是「坐樓殺惜」，第二齣是「哭祖廟」，第三齣是「柴市盡忠」。卡爾夫人看到劉皇叔既殺妻又殺小孩，已經不忍往下再看。等到文天祥一出場，她問我這個人還死不死。我向他抱歉說今晚的戲碼沒有排好，要排「王寶川」就比較合式，只好請郭廳長子杰陪她先退場了。

四月一日至五日「岳飛」在重慶國泰大戲院初次演出，慰慈第二次跟她媽媽到曉時的首都。她的四哥懋中也去了。這一次她在嘉廬出門時候比較少。我每天早晚回到嘉廬，看見她媽媽抱着她，覺得一切藝術的美抵不過我們這個小女兒的天真。

「岳飛」是一二八時候所寫。婉靖初由南京遷回無錫，後來因為戰事變化，又從無錫繞道南京，坐輪船到上海。那時候政府遷都洛陽，我還留守在砲轟後的首都。二十九年春既改寫了「荆軻」，又改寫此劇，交國立戲劇學校試演。這是古裝歷史話劇第一次演出的嘗試，前後共演八場，經過余上沅楊村彬張駿祥各位先生的努力，居然在重慶博得了意外的好譽。接着戲劇學校演「從軍樂」，又接着演「蛻變」。「蛻變」，原來預備叫做「新生」，是從二十六年的一個冬夜，在長沙的時候，我同曹禺在愛羅亭談起的一點小意思誕生的作品。

四月五日，國民外交協會特公演「岳飛」，招待英法美蘇四國大使，同戰時首都的其他使節和外賓，並各贈以「還我河山」的紀念旗幟。美國魯森大使看了十分高興。他對於宋堯宋書宋史本來很有研究，中國話又能聽能說。對於服裝佈景及一般演出都很滿意。他最滿意的就是他完全明白劇中語言動作和表情。他自信他瞭解的程度在普通觀眾之上。英大使卡爾夫婦，看戲之後特別親筆寫了一封信，說他們這幾年以來，從沒有看見這樣的好戲。

蘇聯大使潘友會事前曾派秘書先看過一次，所以他自己來看的時候，一面自己看，一面有人講，藉外容易瞭解。我們在散戲以後一起午餐的時候，我告訴他中國人從來就仇恨秦檜這樣的漢奸，倘若現在有同秦檜一樣的漢奸，全國的人自然都要制裁他。

爲着父母看戲，慰慈第二次做嘉蘆的小主人。她終於辭別了戰時的首都，從此她永遠做北碚的好寶貝。

五月二十七日，北碚第一次被炸，那天是星期一，我清早到青木關去參加紀念週。下午聽到消息，便趕回北碚，先到醫院探望那因擔任十八軍運動會總裁判而被炸受傷的郝更生督學。青年團宣傳處長老友何浩若聽說正在復旦演講，亦受了傷，但是在醫院裏找不着他。後來到親友家打聽茅廬的消息，聽說沒有波及，纔放心回家。第二天清早，又過河到復旦，祭弔被炸而犧牲的孫寒冰先生。

六月初宜昌失陷，大家都增加了許多歎息和憂慮。這時候陳部長方巡視西北陝甘寧各

省。在職務繁忙的時候，我忽然發熱，回到茅廬。六月二十四日，身熱未退，敵機二次來炸北碚，我們對面山上，本來有比較堅固的防空洞。我因病不能走路，就躲在園內防空壕裏，由慰慈同她媽媽陪着我。這次的炸彈可真近，我們房子後面五十步的小山坡上中了一彈，碎片洞穿屋頂，把玻璃全震碎了。我們在防空壕中只覺得一陣陣狂風，吹得人搖動欲倒。這時我十分疲弱無力，緊緊抱着慰兒，十分驚慌。現在回想起來，同歸於盡，機會相差，只容一髮。

那次的燃燒彈把新蓋的中央工業試驗所完全燒燬。正要救火，第二次警報又來了。我三弟亦在病，他看見火不放心，不等警報解除，便趕去救火。我亦扶病跟着去，幫同救火。直到天色已晚，火仍不熄。我眼着許多我親手從清華園搬上火車偷運到武漢，輾轉到北碚寄存的一部份圖書，被敵人狠毒的狂炸燒毀。這種難過的心情，正同看着自己所生的孩子被惡魔奪去一樣。

醫生診治的結果，知發熱的原因乃在牙痛有膿。後來拔了牙，一面辦公，一面治牙，好久不愈。但我每次回到北碚，看見慰慈笑面迎阿爹，愁眉自然爲之展顏了。

「七七」三週年，我把修改後的「蘇武」付印。此劇原是民國十五年舊作，現在加了許多插曲，大部份係防空洞中的成績。

七月三十一日，北碚第三次被炸，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譯委員會同人死傷不少，情形很慘，我親自去弔。八月十九日及二十日重慶被狂炸，大火。我十九日下午進城，走過歌樂山看見火

光衝天，雲霞變色。

二十日半夜，我同曹禺冒火到中山公園，訪問被災的許多同胞，那天轟炸時候，許多人被困在火中，數小時不得逃出，十分危險。

中秋前一日，我搬到中央訓練團去住。第十期受訓的團員，教育界人居多，所以教育組的工作由我主持。那幾天晚上月亮很好，天天有夜襲，浮圖關下我們真可以算得枕戈而臥。中秋那晚，我學做了四句詩：

雄關今日集羣英，
夜月中秋處處明。

誓殲狂倭同意氣，
浮圖古寺且談兵。

訓練團每天早上升旗，風雨無阻，我幾乎天天參加。早餐以後，下山到教育部辦公，下午回訓練團，晚上常常有小組討論會。星期三星期日早晨有團長訓話，星期六晚有同樂會。足足有四個星期，訓練方始完畢。我擔任「業務演習」的課程，幾百個學員的作業，每本我親自看過。除了「戰時教育經濟」的演講外，我還在升旗的時候講過幾次話。我認爲「軍事化」同「科學化」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這次訓練工作，亦很感興趣。這一個月內，我只回過一次家。

十月十日雙十節，敵機第四次炸北碚。大明工廠被炸，幸而工人很有組織，救火救得很快，沒有大損失。

雙十節前一星期（舊曆九月初三），乃是慰慈的週歲。新生的小孩滿一週歲，本來亦算一件大事。通常拿一個盤子，放了筆、尺、算盤等等東西，讓小孩檢取。男孩子檢了筆，就說他將來是一個讀書人；女孩子檢了尺，就說她將來一定做一手好針線。倘若檢了算盤，男小孩將來是一個經商的，便不算太好；女孩子將來嫁作商人婦，也未必合算。最近我們曉得一個朋友的小孩，檢起了算盤了，親友說這「投筆」，將來少不得是一個文武全才的儒將。我們的慰慈，父母並不望她做一手好針線，亦不希望她嫁一個發財婿，她很輕巧地檢了一枝筆，她不肯忘記她是「讀書人家」的小姑娘。

這時家書她從昆明來，送了北信，爲我們的小女兒題「女比兒柔不嫌多」。西畫家李超士題了她畫了一幅「溫泉道中」。畫畫映霞夫婦題了「秀慧天成」「雙珠承歡」。國畫家彭師畫了一幅「安和月」，頗有「神遊見首不見尾」之妙。老教育家蔣夢麟先生也看見過她，特地題了「新家庭讀新女兒經」。

這些許多人都關心她在轟炸期中長成。她是大時代的一個小女兒，誰能不愛護她，期望她，祝願她呢？

她週歲了，她不知已經躲避過多少次警報。警報時期，她一點不怕，一點不哭。她只會笑。她生着笑，笑着安慰世界上一切能看見她的人。在防空洞裏，人們都疲乏了，厭倦了，但是在母親懷抱裏醒了以後，她還是笑。她是爲抗戰而生，她是爲抗戰而笑。她不怕敵人，不

怕轟炸。她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勇敢小戰士！

她願意讓抗戰時期的人們多得着一點溫暖的微笑。我們相信，凡是看見過她的人都很高興接受她的微笑，並且永遠記得她天真的微笑。

四 懣心

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十月初九日），懣心一歲一個月又六天，便斷了乳。只有幾晚，她便放棄了母親的慈懷，一點也不哭。她的哥哥姊姊，都是母親自己餵奶，通常十個月便斷乳。母親的計劃，預定要讓這個小女兒多吃幾時，但是吃過了一週歲，覺得乳汁不好，恐怕吃了反不消化，所以從出生不到四百天，她不再吃母親的奶了。母親自然有點捨不得她斷乳，但是她一點也不鬧，她真會安慰母親的心！

十二月九日（十一月初十日），她一歲一個月又七天，她的母親第一次離開了她，同我到成都去。這次的驟然離開，並不是她母親所預料的。出發前一晚，我從青木關回到北碚，預定明早回青木關，搭陳部長的汽車到成都，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年會。這年會，招待會員眷屬，三嫂亦預備去。我因為靖剛剛在懷孕生育哺乳，長期辛勞之後，希望她同到成都一遊，那天早晨臨時決定去。小小妹還是那樣的乖，她並沒有哭着阻止媽媽的旅行。

在成都開會之餘，我們遊昭學寺，聽賈瞎子唱道情，看熊佛西導演「聖誕之夜」。這幾晚

月色很好，靖有時想起小小妹，便不放心，也寫信回北碚去。好在四嫂在家，幾個女僕都是舊人。成都有過一次警報，我們跑到鄉下去躲，好在北碚倒沒有。慰連、慰慶有信來說小小妹很好，家裏都好，我們纔放心。

十二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們傍晚回北碚，帶了些糖果和玩具，哥哥姊姊都很喜歡。但是小小妹一樣也不要，她所要的只是她的媽媽。

三天以後是我的生辰，婉靖預定早一天星期日在家約相熟的親友來吃麵。但因為二十一日晚青年團張治中書記長約我商量「國防科舉運動」，二十二日午刻沒有能趕回北碚。許多客人都失望，靖尤其就心，怕我路上有問題。二十三日，我在渝參加了張書旂「百鶴圖」贈送大會。相思樹下，杜鵑花叢，這一百隻小鳥，將要展開了和平的翅膀，飛進白宮去，慶祝羅斯福大總統的三次連任。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看見了這一百個小天使，亦足以補償我沒有能同兒女在一起的遺憾。

三十年一月十一日，我坐木炭汽車到湖北去視察。第一晚宿叢林溝，第二晚宿白馬。十三日清晨啓程，滿山濃霧，崎嶇難行，張廳長伯謹即景填「點絳脣」詞如下：

又上征車，今宵投宿知何處？滿山濃霧，借曲羊腸路。國難方殷，七尺休輕負。君休誤，壯懷愁緒，欲訴憑誰訴。

我亦有和作，如下：

餽餽當空，照人野店停留處。楚雲巴霧，歷盡關山路。幾度冰蟾，好景成虛負。儒冠誤，滿懷情緒，置酒同君訴。

當夜七時，木炭車發生障礙，七時還沒有修好。我就同謝院長循初趁着月色，步行下山，夜半十二時以後，竟到達了三十里遙的彭水招待所。十四晚宿郁山鎮，十五到咸豐。十六日咸豐附近視察，下午出發已晚，天雨泥濘，夜半一時方到恩施。

恩施是我外伯祖（卽靖的祖父）王公子泉舊治，我從志書上找到了一點線索，乃於十八日視察農學院後訪大龍洞。在龍洞水源旁邊，我找到了「光緒四年，知府王庭楨以禱雨有應，倡捐重修」的龍神祠。祠內除碑記外，還有「靈應當昭」的匾額，亦是子泉公的手筆。

碑記中說：

「……前有山石，紛然而聳峙。後有岩洞，竊然而鬱深。中有清泉，潏然而時出。灌溉田數十萬頃，聽之潺潺有聲……」

一月二十四日，湖北省中等學校訓導會議開幕。會議期間，我作了四次關於教育和科學的演講。這幾天正逢陰歷元旦，轟炸後的恩施亦略呈活潑的氣象。陳辭修將軍以第六戰區司令官兼省政府主席，真可以說得「勵精圖治」。我們從「國防計劃」「實業計劃」，談到「教育方針」「經濟建設」，也忘了在外面過年了。

在專員公署，我從子泉公光緒九年「重修施南府署記」的碑碣上，知道署中有思補齋，杏

雨樓，望月樓。望月樓與碧波峯的問月亭遙遙對峙。後來遊碧波峯，又在半山白衣庵附近發現「碧波泉」碑。離恩施以前我還訪問了七二老人胡鳳階先生，他還背得出王太守「杏花樓頭新句少，煙柳城外餞筵多」的贈別詩。他還說得出全城打着萬民傘歡送王太守的盛況。

二月二日，由恩施返咸豐道中，過宣恩小關，無意中在禹王宮發現「明德無間」的匾額，亦係子泉公光緒十年的手筆，這時候他已經調任武昌知府了。

我從小時候對於恩施就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我的母親曾經講過先外伯祖的事蹟，說他那時如何冒着艱難困苦，修通了湖北到四川的道路，現碑碣雖毀，碑文還有可考。我後來曾作詩紀念：

一門忠孝自純良， 父老猶傳太守上。

杏雨樓頭思趙杜， 碧波泉上憶龔黃。

不教蜀道成天險， 亦禱龍神化旱荒。

詩酒風流耀簡冊， 絃歌教澤永流芳。

靖的父親，很小的時候在恩施，據聞從恩施坐轎到武昌，吹了風，所以有咳嗽病。恩施山裏的風，也許會影響到北碚茅廬的一個小外孫女，誰又能知道得清楚呢？

二月八日返渝，九日趕回北碚，爲大伯母壽祝七十壽。十日正逢元宵，本來預備在家團聚，但因爲她的姊姊——慰文牙痛，要趕到城裏去醫治，她母親第二次離開了她。

姊姊拔好了牙，預定就回北碚。因為我在城裏有事，多耽擱了一兩天。在城的時候，還曾經打長途電話給四弟，問小小妹怎樣。十四日決定要回北碚，但因為十五日午刻有約，改晚一天。十五日早晨，忽然北碚有長途電話來，說小小妹患病，會請醫生看過，看不出什麼病來。我心裏有點跳，沒有吃午飯，便同請退回北碚。到家的時候，小小妹在窗前不作聲。我每次回家，她總來接我，她一聲聲叫我。這一次她有病，爸爸媽媽留她一個人在家，她不高興，因此她不理我。

小小妹開始病了。她不大吃東西，她不做聲，她想睡，她沒有神。但是醫生亦找不出她的病源來。熱度漸高，她抽筋。打鹽水針，吃強心藥，幾晚上醫生睡在我們家裏。靖同我幾天幾晚沒有睡，看護我們的小女兒。幾度危險，我們搶救過來。

二月十六日是靖的生日，我們沒有心吃麵，十八日有警報，父母都陪着她，我把四張方檯放在牀上，檯上倒放一張四方桌子。她反而很安靜，她從來不怕轟炸！

親友都來探望，四嫂的母親李老太太十分關懷我們，我也常常請教她。除了江蘇省立醫院的汪院長蔡主任以外，國立江蘇醫學院的各位醫生全體動員，在我們家開過一次診斷會議。我不感覺絕望，但是醫生們已經感覺病象的危險了。

僕人們急起來到河觀音堂去燒香求籤。第一次的籤書很好：

「三十籤 上吉

謀事求財大吉昌 公事火盜並無防

立身正直諸邪怕 家宅清吉捕四方

占病全愈 占身平安」

第二次更好了，却沒有提半個病字。

「二十一籤 上上吉

求謀遂意有榮生 出入經營宜遠行

家宅安寧多吉慶 人丁興旺犬羊增

……

我們努力同生命掙扎奮鬥，我十分鎮靜，相信人力終可以勝天。二十日（正月二十五日）半夜，她漸漸安睡。我們一面請醫生，一面看護着她，她呼吸十分微弱，手是有點發冷，靖着了急。我還不覺慌，對着她的小嘴幫她呼吸，我盡力把我的全生命從呼吸裏輸送給她。她果然面色轉紅，胸膛轉熱。我掀開她的眼珠還是那麼烏黑地看着我。經過了一小時的掙扎，救命的醫生來了。他按了脈，搖搖頭，流下淚來。於是她母親放聲大哭，我在吻她。我捨不得她，我不能讓她死，我到死也覺着不起地。我恨我沒有知識，沒有能力，沒有誠意，沒有誠心，以致於她終於不再留戀地離開了我們的家。

她生時不穿新衣服，靖十分後悔平時把她穿得那樣破碎，本來爲着惜福的意思，希望她容

易長成。那曉得結果這樣呢？她穿好了新衣服，我還看見她一眼——這最後的一眼。她埋怨我不？分明她還含着微笑，她是那麼恬靜！她捨得我不？她只是小譎塵寰，這世界本不配她多留。我又那裏配得討她天真的歡笑，多聽她「阿爹」「阿爹」的叫聲？

一切的事情辦完了，她獨自埋葬在縉雲山下溫泉道上。我含淚寫了幾個字，想爲她立一個碑記。我寫了「永生極樂世界」六個大字。幾行小字寫她生卒的年月。我本來寫「愛女……」，有人提醒我小孩子的碑不能由大人具名，又改用她哥哥姊姊的名字，寫「愛妹……紀念」。她的母親哭傷了心，痛傷了心，只顫着手在紙上畫了一個蓮字。我本來想讓請畫一朵蓮花，她那有心畫得成呢？

茅廬四圍有喜蓮樹，我本題書齋爲「喜蓮齋」，經過這番創傷，我用先外伯祖子泉公在湖北施南府書齋舊名，改爲「思補齋」。我的岳父在家鄉知道了，寫信來安慰我們，並且答應把「思補齋」的牙章贈送給我，以爲紀念。

五 夢境

這次不幸的事情，四弟四嫂真是從頭到尾又忙着料理一切，又忙着安慰我們。偏偏不巧，那天又是四弟生日，小孩都過去吃麵，只少了一個。但是哥哥姊姊也不能忘記他們的小小妹，他們都想她，哭她。每到吃飯，總不能忘記她。

三弟三嫂在城裏聽見噩耗，特地寫信來，還寄了一首悼詩：

慰慰生彌月，眼明兩頰赤。

兒嫂一掌珠，光射茅廬壁。

及至週歲時，啾唔迎來客。

冬盡春始來，忽間病牀席。

噩耗昨夕傳，無言相對泣。

三孀侍臨盆，愛之猶已出。

姪輩失雁行，吾家喪一壁。

北望雲山際，不勝心悲戚。

三天以後，親友勸我們到溫泉去洗浴。遺失了掌珠的父母，那有心遊山呢？誰又想得到溫泉道上，便是我們的小小女兒葬身之所呢？

三月五日，爲蔡子民先生逝世紀念，重慶開始了音樂季節。八、九、十三天，國立音樂院舉行音樂大會，試唱我所編「荊軻」的插曲，由管絃樂團伴奏。我對於音樂，本來是門外漢，但初期奉命兼實驗管絃樂團團長，繼而籌備國立音樂院之責，並兼代首任院長。不得不勉盡提倡的微勞。有人說，音樂是最能安慰人的心靈的，但是稱傷過重的人，又如何禁得起心絃的震顛？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我初次訪慧女墓。幾株桐樹，開着白花，飄到墓前。小羊在吃草，蝴蝶悄悄飛過。我默對着這過於嬌嫩弱小的心靈祈禱。路過一個小小的觀音神龕，我真心願意把我們的小女兒交托給救世的觀音家照顧她，呵護她。

小小妹紀念房的封面，是一個 hands 觀看，靖事後想起來覺得似乎有點預兆。她也許本是菩薩跟前的小天使。她赤着腳的時候，腳指頭張開了，就像是佛腳一樣。

黃花崗節，幾個友好冒雨到北溫泉繪畫，當日下午，許多客人又到茅廬來。自從小小妹離開我們以後，朋友到我家聚餐會作畫，這還是第一次。彭華士先生曾爲小小妹繪過一幅「雲和月」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妙，也許這便是「此女只應天上有」的證據。李超士姻兄畫過一幅「溫泉道上」，却是「幼女塚」的所在，更覺得不忍再看了。

四月四日兒童節，我們遵照國父遺教，提倡「雙手萬能」運動，並且做了些工具贈送小朋友。同時中國滑翔總會舉行成立大會。滑翔運動，我在一二八時就已經提倡，後來清華大學試做滑翔機。抗戰以後，清華航空工程師研究所在成都所製的一架，曾運到重慶來展覽。二十九年春，青年團中央團部開會，團長親臨指導。我當場建議全國青年應積極參加滑翔運動，當蒙團長採納。後韋超先生不幸犧牲，幾遭挫折。現經教育部航空委員會及青年團熱心提倡，各地滑翔運動，已如風起雲湧。今年兒童節。陪都的跳傘塔，亦已完成。每年今日，全國的兒童都在活躍歡笑。但是我們的小女兒，她將永遠是那麼安逸，恬靜。她只留給我們一點慧心的微

笑。

四月十三日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開會，戴院長陳部長均親臨指導。我提議以三百四十八振動數爲黃鐘標準音，全場一致通過。幾千年來的黃鐘古音，至今始得一現代科學的新基礎，未嘗不是一件可慰的事。記得二十九年某天，我一面翻譯「第九交響樂」的「快樂頌」，一面研究中國音樂的音律。後經過各方面的共同研究，始得到這點小小的收穫。

自從慧兒去後，我因爲她「生於茅廬，死於茅廬」，決定遷家到青木關。五月我忽然奉行政院命到東南去視察，搬家的計劃，只得暫時展緩。

這三個半月的長期旅行經歷了閩浙贛粵湘桂黔七個省分，有時忙，有時病，但也有時得閒。在江西寧都旅次，我試作悼慧詩。沒有詩韻，乃用癸亥梁任公先生寫贈我一個橫披上詩句的舊韻。原詩是晚明遺獻申冕盟所作，顧亭林先生送申公子詩所謂「新詩歷落鳴寒玉」，實足以當之。

旅夜懷慧兒用申冕盟韻。

避地雲山又一方，闔家團聚感穹蒼。茅廬幼女初週歲，迎我聲聲喚夕陽。
遊屐方從楚鄂還，征鞍甫卸未偷閒。驚傳阿慧傷眠食，萬箭歸心度亂山。
一夜浮雲化作煙，疎星淡月怯聞鶻。無言含笑掌珠去，哭女爹娘亦可憐。
客病馳思轉念空，飛橋遠掛故鄉虹。曇花一瞬檀香散，夢斷千山萬水中。

北嶺茅廬附近有檀香山橋，其兒每喜往遊爲樂。我故鄉家住虹橋灣，故最後一首有「飛橋遠掛」一「曇花一瞬」語。旅途中每到深山，則默念「夢斷千山萬水中」，不覺淚涔涔下！

五月十二夜在永安旅次，夢兒復活。夢中知兒復活，體極弱，曾囑家人特別將護照料，醒來方悟一切皆空。在閩一個月，除訪晤陳主席及考察省政外，曾南至泉州，遊開元古寺，北至崇安，登武夷，訪九曲。後經龍泉人漸，訪黃主席，過龍水，到金華。雙溪依然，供人憑弔，而李易安的煙雨樓，則未及前往。風聲鶴唳的全華，此時纔安定了三天。由浙贛鐵路過玉山到上饒，訪顯司令長官，並得見史學大師柳翼謀先生。柳先生指出上饒便是信州，詞人辛棄疾之墓便在附近。我到贛州購得李易安辛棄疾詞，便學填幾首：

鷓鴣天

夢兒復活用辛棄疾韻

將信將疑失掌珠，癡來我欲問山臚。復甦雖信三更夢，一別方疑萬有無。
尋貝葉，訪浮屠，何如歸去結茅廬，心香一炷蒼穹禱，早引吾兒忘老夫！

菩薩蠻

未陽得家書後作

依人小鳥來尋夢，客中欲信還疑空。衡雁乍相親。家書隔五旬。哥哥勤學早，阿姐嬉遊好，小妹却無依，溫泉浴未歸。

過大成，到韶關，在南華寺謁六祖真身，訪唐時古鐘，見虛雲上人年逾九十，牙齒重生，寺後枯木向榮，均爲奇蹟。曾作詩一首，以記因緣：

頓悟離名相，眞常不二門。

菩提非有樹，華落自歸根。

地淨花無住，心明性乃存。

一塵渾不染，萬象盡皆春。

我對於詩詞素無嗜好，佛教哲理更少研究，但因為失了一個慧兒，竟引我入於此途境，夢幻泡影，亦聊以自慰罷了。

八省長征回來，回家便遷到青木關。屋旁有芭蕉樹，因名爲蕉舍。我又喜改李易安詞：前人種得芭蕉樹，入我園庭，入我園庭。一點清心，難道不知情？松風竹影山搖曳。

雨過天青，雨過天青。却卜歸程，留酒亂歌聽。

七月望日，爲吾母五十壽九壽辰，我作詩遙祝，除了連，慶，文，華，中諸兒名字都列入外，又預先把生的小孩慧青（後改名祖國）同五嫂自海外回到上海所生的小孩，一併加入，作爲西王母壽贈的一雙青鳥：

孫枝連理發，善慶慰重聞。

世澤文章在，光華歲月飛。

中天方日永，花甲待兒歸。

江海來青鳥，雙星照母徽。

只可惜慰慧已不能同祝祖母壽了，祖母亦從未看見過她一面。

三十一年元日，我用原韻又壽吾母一詩：

叩別慈親遠，寒來欲拜闌。

三冬家世在，一夜雪花飛。

入畫吳山永，迴天蜀道歸。

芬芳長皎潔，誦此祝清徽。

今年春天，我又經過了千山萬水到滇南去。由昆明到大理，由滇池到洱海，登點蒼山，看

大唐雁塔，南語鶯峯。歸途在楚雄搭運輸車，車覆無傷，曾口占一絕：

僕僕征塵促早歸，覆車徒負鑑前非。

死生意外由天定，檢點詩囊血淚稀。

慧兒離開我們一年了，我們派女僕到坟上去祭奠她。女僕夢慧兒，索小皮鞋一只，醒以為

奇。我家茅廬搬到蕉舍的時候，我瞥見一隻灰色的小皮鞋，我怕她母親看見了傷心，偷偷藏在

懷中，現在這只鞋還由我藏着，這祕密只有我自己知道！

正是南山的李花盛開，友人邀我去賞玩，我又想起了「幼女塚」，詩以紀念：

無端——用沈尹默偶效義山之作韻

無端難遣奈何天，歷劫浮生又幾年。

病裏情懷風裏月，夢中消息雨中煙。

低吟欲吐春絲盡，薄醉微憐燭影翩。

一嶺梨花驚往事，可堪回首淚潸然。

七七已經五周年了。慧兒由抗戰而生，亦由抗戰而死。沒有抗戰，也許便沒有她的生，因此也使沒有她的死。縉雲山下，溫泉道上，她長在，她永生！

友人知道我愛女夭折，都紛紛來安慰。畫家常書鴻特繪油畫像一幅，雕刻家劉開渠及王臨乙夫人特作浮雕，十分可感。

詩人任東伯特爲我撰二詩以終篇：

慰我有慧心， 酬恩無祿命。

溫泉葬爾骨， 何以填吾恨？

幽靈竟不簡， 殲此情中葩。

本是池邊物， 如何寄我家？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七日，青木關焦舍。

卷下

一 回家

一天清早天還黑暗的時候，遠遠的汽笛聲響，報告火車已經到了。還沒有人走動的街上寂靜無聲。

忽然來了一輛洋車，上面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帶著幾件零碎行李，寒風刺面，朝霧籠罩了一切。洋車夫凍得直跑，恰合這個歸心如箭的少年的願望。

我有半年沒有回家了。近兩星期來，我無時不夢想回家的快樂，恨不得日子兩天併一天的過去。現在離家好在只有幾里路了。前面曲折的街道，兩旁參差的屋舍，即刻使我想起從小時候就記熟的路徑。腦中好像現了一張地圖出來，畫得明明白白這裏是河，這裏是橋，那裏就是轉灣的地方。得了這張地圖的幫助，我已經到了河旁橋邊。在轉灣處藏了地圖，另外找出一幅風景畫來。有座房屋，兩扇牆門緊閉。粉飾得黑白分明的牆壁，在雲霧迷滿的天氣，還是一樣清楚。門前兩棵樹，拋棄了嬌豔嫩綠的美麗，鼓動著堅強蒼黃的幹枝，正同寒風奮鬪。這些門牆樹木，都帶著一種神祕的寂靜，好像一切都被冷氣籠罩了，一切都被自然征服了。

正在看得出神，自己忽然打了一個寒慄。原來甜美的瞌睡亦被冷氣沖散。車輪軋軋送我前進。抬眼一望，高出的石橋已在目前。於是身覺精神，預備同我的家園相見。我又忽然想起這樣早的時光，家中的人一定都還睡着。他們出於意外地被我驚醒，看見數千里外的我忽然來到，一定別有一種感觸，那也是很有趣的。

過了橋轉了灣了。到了，洋車打住吧。什麼門牆樹林，都不在我心上了。趕緊敲門。敲了很久，一個不相識的小孩子纔來開了。他不認得我，睡眼朦朧直向着我。即刻他想起這樣早的來客，必有道理，就替我搬東西進去。我走到廳上，眼睛忽然發暗。原來天還沒有亮，屋裏自然不會光明。小孩子忙着點燈去，我就暗中摸索，慢慢地向前走去。過了好幾重門，我從板壁隙縫中看見透出一線燈光。我頓時覺得我回家最快樂的時候就在目前，我所最要看見的人也就在這光明的所在。我趕緊輕輕地走到房門口去。忽然萬籟俱寂的靜世界中，發出一種慈和神聖的愛音：「盤兒，你回來了嗎？」

民國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清華園。

二 寒梅

北風吹得窗櫺震顫作響，幾乎令人不敢離開小火爐暖着的房間。供着的一盆小梅粧，含苞未放。梅花可不怕北風呢，一縷縷的清香從花蕊中送出，夜來分外香得可愛了。牀前的桌上，放着一大盆紅橘，碧藍的磁盆在綠色的燈光下映着，幾乎令人忘了這是嚴冬酷寒，萬物凋零的時候了。融融的火，早把春日的和暖送來了。爐子上煮着清水，旁邊檯上放着一把精緻的茶壺同一小罐上品的茶葉。這纔是圍爐煮茶的好時光。

可是母親說弟弟今天早晨醒得早，晚上該早睡了。母親把弟弟騙到牀上去，弟弟怕冷，要拉着母親陪他睡，母親也答應了。弟弟坐在母親懷裏，再也不想動一動，母親要替他脫衣服，他總不肯。母親怕小孩子冷得不肯鑽進被窩去，早預備了一只小手爐。小小的手捧着小小的手爐，母親還怕小孩子打翻了，也用一手扶着。

哥哥到北平去讀書，半年沒有回家了，今天早晨新從火車上下來，害得弟弟一早就醒着等敲門。母親說弟弟五點鐘就醒了，因為知道哥哥要回來，再也不肯睡。六歲的小孩子真有趣，他充滿着笑容，要哥哥到牀沿上。

弟弟畢竟同哥哥一樣，也喜歡吃手爐上烘着的橘子。母親說哥哥小時候最愛吃烘橘子，弟

弟聽着格外覺得喜歡，笑嘻嘻地拍着小手唱：「哥哥弟弟」「快樂快樂……」

一瓢瓢的紅橋放在亮晶晶的白銅爐蓋上烘着。弟弟時常去摸烘着的橘子，這面熱了，翻過一面去。有時候那面也熱了，便再翻過這面來。烘到橋瓢的外面有些乾了，小手就預備着送到嘴裏去。小嘴裏含着橘子的時候，滿臉堆着笑容，表現出心坎裏天真爛漫的快樂。真好滋味，因為弟弟覺得這是自己烘好的橘子，手不知摸了多少下纔換來的。一面吃着，一面又檢了一瓢送到母親的嘴裏。

小孩子記起牀沿上坐着的哥哥來了。他連忙把手爐蓋的橘子分了幾瓢放到一邊，他同哥哥說：「哥哥，你吃這些吧。」母親就問小孩：「怎麼哥哥少，你倒多呢？」「我同娘兩個人吃呢？」小孩子不加做作地回答。母親聽着笑了，哥哥也笑了。

壺水沸騰的聲音聽得見了，哥哥就去沏了一壺清茶。茶香夾着梅香，真好聞。哥哥斟了一杯茶遞給母親，因為母親喜歡好茶；這是上品龍井，哥哥特地帶回來的。母親接着茶杯呷了一口，弟弟似乎着急得很，忙叫母親不要喝。母親問弟弟，弟弟說出大道理來了，他說：「娘不是還吃烘橋嗎？娘不常說吃了熱的再吃涼的不好嗎？」母親就打斷弟弟的話頭說：「不要緊，烘橋子你一個人吃罷！」弟弟聽了，這纔沒有話說。母親說弟弟會替人執心着呢，真是難虧小孩子這樣懂事。

母親呷着茶同弟弟說：「你講一個故事給哥哥聽吧！」

弟弟說：「我都忘了，不會講了，還是哥哥講吧。」

哥哥聽見弟弟會講故事，自然竭力慫恿弟弟。

「弟弟，我愛聽你的，你快先講，講錯了也不要緊。」

母親也說：「反正隨便你編吧，錯了不要緊。」

弟弟又吃了一瓢橘子，躊躇了一回，就張着小嘴笑嘻嘻地說：

「好，我要來講一個笑話了！頂好笑頂好笑的笑話。」

聽笑話的人只看弟弟這樣，沒有聽也該笑了。

「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弟弟最愛用手勢了；他深怕哥哥還不明白多麼遠張開了兩隻小手舞動了好幾下。

「那裏有一座高山，山裏有一隻大老虎，……」說到這裏，弟弟望望母親說：「後來呢？」母親忍不住笑了。「我怎樣知道你講的什麼？」

哥哥塞了一瓢烘好的橘子到弟弟嘴裏安慰他說：

「弟弟，吃了橘子再講吧。」

弟弟吃着很高興，小嘴邊充滿着笑容，好像他的笑話，也已經在吃橘子的時候完全編好了。

哥哥等着聽笑話，着急起來也問了一句：「後來呢？」

弟弟開口了，不慌不忙地問：「剛纔講到什麼地方了？」

哥哥就回答他說：「你不是講遠山裏的大老虎嗎？」

弟弟就說：「想起來了，老虎要吃兔子；像我們家裏養的兔子都是老虎嘴裏逃出來的呢？」

……

母親拍拍弟弟說：「不要拉得太遠了！快講吧，講完好睡！」弟弟又講：

「老虎的肚子大着呢，兔子不殼當點心吃的，所以他要吃羊。羊還是太小，所以他要吃牛。小牛不殼吃，他要吃中牛；中牛不殼吃，他要吃大牛。大牛還不殼呢？……」

弟弟頓口說了一大串。假使有人多告訴他幾個野獸的名字，他可以接連着小的中的大的多說許多呢。

弟弟又同母親商量了：「那麼老虎不吃豬呢？」問話的時候烏黑的眼珠望着母親，小手不由自主地伸到母親的懷裏。

母親笑着說：「那問你，我怎樣知道？」

弟弟只得自出心裁了。

「對了，老虎不吃豬，因為豬太髒了。所以豬頂不好了，老虎都不吃，……」

哥哥存心同弟弟攪亂，故意問他：「那麼弟弟你吃豬肉不吃呢？」

弟弟有很爽快的回答：「我又不是老虎，我自然吃豬肉了；還有山裏的是野豬，家裏養的

豬不一樣的。」

哥哥以爲他講完了，又把一瓢橘子塞到弟弟嘴裏。

弟弟吃着橘子，可又編好了話了。

「老虎不是總不發吃嗎？有一次他走過一個深谷上面，看見底下水裏有一個很大的野獸，胖得渾身是肉。老虎趕緊往下一跳，去捉野獸。只聽見撲通一聲……」

哥哥忙接着說：「那一定捉到那個大動物了。老虎那樣厲害，還怕捉不到嗎？」

弟弟說：「好，你猜山裏還有什麼大動物？」

哥哥說：「山裏野獸倒多了，在水裏的恐怕是穿山甲吧！」

弟弟笑了，趕緊說：「你們怎樣都猜不到，那水裏的自然是老虎自己的影子了。」接着他又說：「我不說了一個笑話嗎？怎麼你們都不笑？」說完，弟弟自己笑了。母親同哥哥都也笑了一陣。笑完，母親同弟弟說：「這不是同狗啣肉骨頭的故事一樣嗎？」

弟弟正經着說：「怎麼一樣！那是狗，這是老虎，並且這裏並沒有肉骨頭。」

哥哥就說：「差不多，不要緊。這就算弟弟自己編的吧。」

弟弟高興，還拉着哥哥問那個故事好聽不好聽。

哥哥說：「好極了，可是老虎不知跌死了沒有？」

弟弟就說：「那不用管了，講完了，就算完了；老虎死不死反正在山裏。」

母親催着弟弟早睡，弟弟偏要等把火爐上的橘子吃完了。一瓢瓢弟弟都吃了，又問哥哥還聽不聽故事，他說好聽的笑話多着呢。母親知道時候不早了，不許再講，可是弟弟直不肯躺下去。哥哥就說：

「那麼弟弟講一個短的笑話吧，這次可真要好笑的。」

母親也說：「講一個短的吧，可是這次講完了一定要睡了。」

母親沒有開口，自己先就笑了一陣。笑話是這樣：

「有兩個小孩子搶爛荸薺吃。荸薺一共有五個，他們總分不均匀，分來分去，都要搶那贖下來的一個。他們手忙腳亂，把那個落到地下去了。他們急著就在地上拾起來，不提防給小貓在橈上啣了兩個去。他們又忙著趕小貓去。……」弟弟接着唱唱：「貓兒鑽在暗洞裏，眼睛放大亮晶晶……」——母親說：這是弟弟新學的歌兒。

哥哥問：「那麼貓兒到底還了荸薺沒有呢？」

弟弟搖搖頭，接着說：

「你看他們多麼慘。白給貓兒搶了兩個去。」

弟弟說完了，自己笑個不住。

母親說：「你看這樣多麼不好，所以以後再也不要爭多嫌少。」

弟弟瞪着有神的眼珠說道：

「這本沒有什麼爭多嫌少的，五個荸薺，一人兩個半，誰也不多，誰也不少，他們不會分麼！」

哥哥也讚弟弟：「這樣分得勻，這樣公平。」

哥哥又想幫着弟弟編下去：

「後來那兩個小孩不是連三個都沒有吃倒嗎？」

弟弟畢竟是好心腸，連忙說：「吃到了，他們一人吃了一個半，要不然他們要哭了。」

弟弟還裝着小孩子哭的樣子，這一次母親同哥哥可真大笑起來了。

母子和諧的歡笑聲早壓倒了北風凜冽時的呼嘯。融融的火依然在牀前燃著，窗榻偶爾震動，也絲毫不在心上。清茶的餘香猶在，梅花的晚香格外可愛。藍磁盆裏的紅橘少了幾只似的，可是嬌豔的燈罩依然放出柔軟的光芒，照得橘子分外紅得可愛。

弟弟打了一個呵欠，母親說：「這該睡了吧！」弟弟也不說不睡了。母親替他脫了衣服，慢慢地假着他藏進被窩裏去。哥哥捧着小手爐也預備到裏房去睡。哥哥走了幾步，弟弟還同他說：「我怕老虎，明天晚上該不要講老虎了吧。」

梅花依然含着羞。夜深了，晚香更濃。梅花也該歇了。明日的寒梅，不知又該美得怎樣使弟弟喜歡了。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清華園。

三 孤寂

(一)

我新搬進醫院裏那一間很小的房內，因為醫生說我是一個熱度高到一百零二度的病人。

醫生看護婦都來過好幾次了，我祇是昏昏沉沉睡着。火爐旺旺地，房間暖暖地，我似乎絲毫感受不到環境的壓迫。但是偶一抬頭，只有見緊閉着的房門板起面孔在說：「我纔是病人的安慰呢。」

平常時候我每覺得住醫院纔不好受，可是時常有朋友們來張望，也不致十分寂寞。遠遠的腳步聲來了，好像是吳君走路的聲音，又好像是王君走路的聲音。反正都是熟人吧。走近我的門來了，啾啾一聲，門開了。我趕忙抬起眼來看。卻不見我病房的房門有絲毫動彈。隔壁的門時常開關，我倒有些討厭；喧笑聲談話聲我都不關心。

有一次好幾個同學果然成羣結隊的走來了。姓孔的那位急着要進來，先把門打開了。我滿心歡喜，竭力要掙扎起來迎接他們。可是有幾位帶眼鏡的同學，早看見門上貼着「閒人免進」的條子。有一位就嘆：「這不是貼着閒人免進嗎？」我剛一聽氣壞了。後來我想我的病房我愛讓誰進就進，閒人不閒人本來由我定的。這樣一想，我以為朋友們也一定會進來了。他們難道

當他們是問人嗎？我向他們含笑點一點頭，表示歡迎的誠意。他們還不進來，祇在門外問我好些沒有；我又點了一點頭。一會兒不知誰的聽聲竟跑來下逐客令。他道這是傳染病，大夫有話，外人一概不許入內。門慢慢地關了。我失望地躺下，聽着朋友們的脚步聲漸漸地遠了，遠了，遠到聽不見了。

我總明白我害的還是傳染病。那麼我爲愛我的朋友們起見，當然不應該希望他們來同我接近了。可是我總覺得受了不知什麼說不出的委屈似的。

晚飯後又該是閒散無事的時候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到了這種時候，便又深望有人偷偷地來看我。啊，這是害傳染病的人不該希望的啊！可惜這種希望的權利都早已剝奪去了。

(二)

慘淡的月色照到睡夢中的病容。消瘦得許多了，憔悴得許多了，月光之下，該還有純潔清秀的可憐的姿態。夢究竟是甜的，眼不掙的嘴，顯露着笑容呢。

黑暗引起了一切的恐怖。醫院裏總有上過天國去的。我自己不寫過：「……多少賈志沒了的青年，在裏面呼吸最後的呼吸，得到永久的安息嗎？」何等可怕啊！那堪幻想啊！靈學要是發達點，同舊相識的已亡人談談心也不足爲奇啊。

半夜中忽然醒來，這些無意識的幻想與恐怖，最容易攻擊睡眠朦朧神思恍惚的病人了。一縷縷的月光射在牆上，始而覺得慘淡可怕，漸漸倒覺得雅潔可愛了。我幾乎不知道我在病着，

我更忘了我在醫院。我祇還想得起臨睡時想念母親的一番痴意。

母親真可愛，尤其是兒子害病的時候。有了母親，兒子害什麼病自己都不就寢，因為確實相信母親有一種神祕無上的能力，可以使得兒子病好。我從小到大病的次數不少了。每次我總安心睡我的覺，母親讓我吃藥就吃藥，讓我吃湯就吃湯；難過的時候，喚醒母親，漸漸地也就好了。我相信母親不但給我生命，母親救我，母親保我的生命，母親也真有力量救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母親每次用什麼方法救我，不過我只知道母親可以救我，那真是無窮。母親啊，幾千里外你的兒子又在盼望你的恩惠了。我只禱告母親夢中來看我一看，那我又安心了。

黑夜裏似乎彼此不受空間的支配了。白天睜開了眼睛，再也不想望見母親，可是一閉眼似乎就有看見的可能了。但是包圍着眼圈的，假便是猛烈的陽光燦爛的燈火，也可以把對面換來的妙境，變為虛無。淡淡的月色最和藹可親了。他快把母親送到夢中來了。這是孤寂中的何等

的安慰！

可是有一層不可顧慮到的：反射的作用，千萬不要把我的病容去嚇我最親愛的母親。記得有一次母親來信，說她夜裏夢見一條蛇纏在我的身上，她深怕我有什麼疾病，很不甘心，趕緊寫信來問。這些難道是迷信嗎？我承認這些是純摯的母親底神聖的表現。

幸虧夢不一定是真的，這次或者可以逃過母親的掛念。我病的前一次還寫信回家說在京一切平安的話。這些幾乎是每次寫家信的套語了。但是現在再要寫信的時候，怎樣呢？還是那樣

寫法？那樣寫豈不是不真實？我決不應該欺騙我最親愛的母親。要告訴她我現在在醫院病着呢，那豈不是讓她耽憂？我愛我的母親，我決不願意讓她耽憂。我的病也許三天以後就好了，可是那正是她接着信乾着急的時候呢。她能趕來看我嗎？她能請一個好醫生專程到北京來嗎？這些當然都可以不必。我還是瞞了母親這一次吧。我不告訴她病，我也不告訴她不病，我想那樣我的罪至少總可減輕一半。先懺悔過了吧，待明天稍有精神再犯這一次罪吧。

月光似乎在向我微微地笑。柔和的秀美的月神啊，我竟可以從你看到我最親愛的母親了。願母親一夜平安。月神啊，你不要把我的病容照給我的母親看。

(三)

朋友們終於不能來了，朋友們終於不會來了，因為來了也被「閒人免進」的招牌擋回去了。監獄生活還有比得過這樣的嗎？我寫了一封信，一個新來的聽差真聽話，馬上就送走了。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朋友們：

咫尺天涯，能無人問何世之感。

我富願你們不在我的附近吧。我富願各在天一方，還可以時常魚雁來往。據此而想，則校內信件傳遞之敏捷，反非天國之所能冀及。於是乎孤寂的病鬼，就可以得到意外的安慰，無邊的愉快。

寂寞，煩悶，孤獨的悲哀，都已成了我的摯友了。可是我誓不肯代他們問你們的好。

一個走近彼世的朋友。」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說過，醫院是走到彼世的第一座門，走進了再望前去，便到無何有之鄉了。我自己不提防已然踏進了第一座門了，我應該知道我同我的朋友們已經有些不同。並且我是一個特等的旅客，隨處有「行轅重地，聞人免進」的虎頭牌掛着。實在我也應該感謝沿途保護的盛意。

無謂的幻想都來了，好無意識啊。你看多麼親熱的陽光啊。太陽在向着你笑呢。太陽真向我笑嗎？笑我病得不中用嗎？不會不會，陽光的微笑，是充滿着和藹的善意的。我知道了，他是特地來安慰孤寂的病人的。太陽啊，只有你是我的伴侶。好了，索性坐到陽光裏去晒過痛快吧。

光芒奪目的太陽，射出一絲絲的金線都帶着極重大的使命。假使我能攞得住一根，我想我一定可以覺得陽用最親熱的善意在引我呢。凝視着早看得呆了，千百萬縷的金線早纏着我了。我覺得愉快，安慰。我對於親熱的陽光有無限的敬愛。記起我一個朋友的太陽吟來了；太陽吟真好，太陽吟裏的太陽格外美得可愛了。可是我現在看到的接觸的感受的難道又不是真的嗎？這個太陽不也一樣的美嗎？

我知道太陽也在照我的家鄉，我可猜不出現在照到的確在我家的什麼地方，在牆門上還是

在窗欄上嗎？那我無從曉得了。我知道太陽認識我的母親。太陽也已經帶了母親的愛給我了。看這般燦爛的陽光啊，何等的可愛。我要當你是我的母親了。我竟想把週身圍着的陽光團在一起，擠在心頭，永遠不放。暖氣是母親的呼吸，還是慈懷的擁抱呢？反正陽光送暖，使我感覺到母懷裏最可寶貴最不可得的親熱了。太陽，我感激你。我但願你每天先照了我的母親來照我。

(四)

晚上正預備寫信給在校的幾個朋友。寫了一半，接到聽差送來的信。我歡歡喜喜接了信，並且囑咐聽差讓送信的等一等，好帶回信。聽差把一樁重要的新聞報告給我聽了。他說我這裏的信，一概不許望外送。好一個平地一聲雷，我真沒有預備受這樣深刻殘忍的刺激。

唉，連這個自由都沒有了嗎？我不能同朋友們談話，連信都不許寫嗎？唉，犯罪犯得真重啊。禁錮了不殼，封起嘴來；封嘴還嫌不殼呢。唉，好羣的未能，人爲什麼要有這種未能？

其實我有什麼離不開朋友們的，——唉，我不敢這樣大膽地說。那麼到底有什麼要緊的話談呢？這我更不能問自己了。假使有人來問我，我也不能回答。甚至於我最想看見的朋友得以找到面前，問我有什麼事，我也祇好回答：「沒有事」。到底爲什麼呢？唉，這恐怕不是意識所能解釋的問題。

出神了好久，纔把來信拆開。有一封信裏寫着安慰我的一首短詩：

「太陽終捨不得出來了。」

葵花呀，

不必悽愴，

有人和你一樣。」

接着有好幾封信都說到日來生活頗感痛苦的話，幾乎使我相信人是爲痛苦而生活的。真奇怪，病人的朋友們，亦都這樣遭劫得可憐。好朋友們，你們終究會快樂的，你們不久就快樂的，我替你們祝禱了。我竟甚至於想設法安慰我的朋友們。唉，太不自量了。受人安慰的病人啊！

近在咫尺的朋友們我不能同他們談話，我亦不能同他們通信。這樣不知要過幾時。讓朋友們安慰孤寂的病人吧，我又有什麼同朋友們說的？

葵花恐怕要悽愴幾時了，這是我所耽憂的。朋友們，可千萬不要同我一樣。

(五)

冬夜的月色未嘗不皎潔得可愛，可是病人貪着睡覺去了。

安息就要治好一切疾病，拯救一切痛苦，滿足一切欲望了。呼呼的睡，是怎樣無上的安慰。拋棄了疾病去開了痛苦，能飛到甜美的夢鄉去，是很少病人的特別權利。

至少現在感受不到孤寂的苦了。母親在伴着我呢。母親並沒有來，我可已然到了家了。我

不知幾時回去的，我也忘了怎樣回去的。我坐在母親房裏，自己並不覺得自己是病人，也許真已經好了。母親當然不當我是病人，拿了一匣從上海帶來的點心給我吃。他讓我一樣嘗一塊吧。我也覺得點心不但看着好看，聞着也真香。我真想拿着吃了。好像覺得巧克力糖的味兒，原來這些還是外國點心呢。母親告訴我有一種是棗泥的，很好吃。我從小就愛吃棗泥的糕點。母親還不曉得嗎？母親自然揀我最愛吃的給我吃了，那還有問題嗎？後來我挑了一塊雞心式的放在手裏。我看着式樣有趣，還捨不得吃。糕的面上還有粉紅色的糖畫成的外國字呢。我仔細一看，原來寫的是 Sweetheart 「甜心」。這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名字了，到虧得外國麵包房的人想起來的。到底我不知把那塊點心吃了沒有，我也記不清楚了。可是我記得母親，我記得母親給我的一匣點心，我更記得我拿着看了好久的「甜心」。

陽光已經照得滿床了。看護婦來同我量寒暑表。她問我：「甜嗎？」我笑着點點頭。她告訴我熱度退清了，我還疑心在夢中。

一會兒聽差送了好幾封信來，不問而知就是校中的朋友寫給我的。

甜美的夢，甜美的信，這些都是孤寂的代價。經過了寂寞，無聊，煩悶，悽愴，同孤獨的悲哀，纔享受得到這些無上的安慰啊。

陽光今天似乎更可親更可愛了。太陽光，謝謝你。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清華園。

四 塔影

(一)

初夏的一個早晨，湖心中薄漾着一葉扁舟。二十歲光景的一個少年，很隨意地划着槳，十分熟練的，從他白淨的面龐，聰慧的眉宇，整潔的衣裳，他不像靠着划船爲生的人。船身坐着一位中年女人，穿得很樸實素淨，和萬面溫雅。她沒有帶着進香的照例零星物，所以船縱向着靈隱三天竺間，也不會是去燒香的太太奶奶。

剛透薄的陽光，善意地照着嫩綠的湖水；和風微動，吹皺了滿湖山光。少年好像划得累了，槳槳拖在水裏，讓這輕巧的一葉在湖心中隨着微波蕩漾。少年靜對着湖山；默想西湖的勝景。蘇堤春曉，現在可惜已是夏初，又泥柳暗花明，也忒惱人。斷橋殘雪，那更不是時候了。可恨人們真多事，好好的斷橋無端改了新橋，空留着一煞盡風景的短碣，毫不羞漸地指點給人看這是斷橋的遺址。三潭和平湖，夜景固有可觀，但是初夏的一變新月，也未免過於淒涼一點。想起了南屏晚鐘，雷峯夕照，無意中轉向着巍巍的塔影望去。這時候他纔發覺那中年的婦人也正在呆望着雷峯塔影，但不知爲什麼已經悲傷得淚流滿襟。

在水波不語的湖心裏，少年忽然衝破了長時的寂靜說：「媽媽，怎樣忽然又傷心起來！」

她聽見了格外悲感，熱淚直湧將出來。少年大大局促不安了，但是再也想不出怎樣可以安慰母親的無名的悲哀。隔了一會，母親纔指着巍巍的塔影，歎息着說：「像這樣的早晨，最使我想起你早死的父親！」

少年頓時憶起他父親的墳墓，便在那裏附近，雖然那時纔六歲的小孩子，還不能十分記清父親的印象，但是父親的早死，是所有孤兒的不幸，也是他所永遠引爲大憾的。受了精神上激刺的少年，無精打彩地便打算鼓槳歸棹。但是母親又好像懊悔打掉了小孩子的遊興，還不肯就讓他索然而回。「今天涼爽，何不到岳墳去？」少年聽見母親這樣說，喜出望外地找到了安慰母親的話：「好，曲院的新荷，一定很好看的。媽媽，我上次去看，滿是嫩綠的荷錢，現在襯着含苞未放的紅荷，想來更美了。」

說着話少年已經鼓槳向岳墳划去。不多一會，船停到岳墳。他繫了纜，扶着母親上岸。一直先到了岳王廟。莊嚴廟貌，瞻仰一番，便折向精忠墓去。「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何辜鑄佞臣？」少年不由自主地吟出來。母親好像走得累了，就坐在石條上歇息。一會，她同少年說：「你不是總說要到紫雲洞去玩麼？我在這裏歇一會，你獨自去吧。」少年要陪着母親，還不肯獨自走開。可是母親總願意孩子玩得高興，幾次催促他。「反正我走不了這麼遠。那裏涼爽，你父親也最愛去。」少年若有所感，終於出了岳廟，循着山徑去找這別有洞天的所在。

竹林夾道，好清雅的一曲幽徑！他腳步很輕鬆地往前去。他想像得綠林豪傑，試學着「連衝帶奔」。他願意當自己是劍仙或俠客，浮雲般來去無蹤。他甚至於想神出鬼沒，來殺盡天下的奸雄。

一路跑來，微有汗意，就在洞口略歇。那裏供着純陽呂祖的神像，也有禮拜的蒲團，也有求籤的竹筒。相信自己註定自己命運的青年，這些都不足以使他關心。他只聯想到韜光絕頂的丹崖寶洞白雲繚繞，遠望錢塘潮漲，奇偉壯麗，勝如萬馬奔騰。循石級深入，微光黯淡，涼氣透骨，心神頓時爽澈得不可言說。不規則的石壁，遮斷了世外的牽連，還不時送下甘露似的點滴。此時萬念俱消，如入縹渺，如登仙界。好一個消遣世慮的幻境啊。

忽然對面一隙青天，射來萬縷金絲，黑暗中長途的旅客竟不勝晨曦的閃耀。漸漸看得清「雲報淨土」的石匾和新近收拾過的佛像。出人意外的，却是在這崎嶇石徑的盡頭，竟已早有一雙妙齡的女郎在。

清脆的處女的笑聲裏，少年聽得：

「志偉先生，怎麼你又找來了，真是一步不肯放鬆。今天我爲潔之送行，可不許第三人加入。」

志偉聽雪真沒頭沒尾同他開玩笑，真是莫明其妙。還是潔之來解圍：

「志偉，你還不知道：昨天接到姑母和幾個表妹的信，約我到南京去住幾時，我想到那裏

玩玩也不差，所以明天一早就動身。」

「大約多久可以回來？」志偉直率地問。

「也不過一兩個星期吧。」

他們因為雪真在旁，也不好意思多談。雪真潔之都打算到岳墳去，志偉便伴他們下山。到了精忠墓，志偉的母親正若有所思地坐在石欄上。到底她也等久了，少年很後悔爲什麼沒有早領母親到曲院去看荷。但是母親不說總想親自見一見潔之麼？這到是一個十分湊巧的機會。雪真知道潔之有些不好意思，見過便一同走開。少年也扶着母親走出了墓門，無意中石碑上「岳家母教重如山」七個大字，引起了少年的注意。他們好像都無心賞荷，所以不多一會，柔波上一葉扁舟重載無限深思歸去。

(二)

新月冉冉上升的夜晚，小樓頭依窗默坐，又引起了日中無名的悲哀。母親傷感着說：

「不堪回首十六年前的今夕——」

「偉兒，那晚沒有新月，愁風苦雨，點綴出滿湖淒涼。但是你父親却指着含淚的湖山同我說：『試看山光隱約，怎樣的靜默？試聽湖波啜泣，怎樣的清晰？——好一個悲壯豪爽的夏夜啊！』一會，他嚴靜地微微一笑，低吟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我那時忽然感覺得深刻的暗示，一把緊扯了你父親的衣裳，倉皇而震顫地問：『這樣的

風雨，你不至於離開我吧？」你父親回答：「我早就算今晚夜車離杭，這樣的風雨正足以壯我的行色。但是……」他神色驟然淒慘，半晌方說出：「……但是我這一去，大約不能再見湖山，這是我應該早告訴你而又不願告訴你不忍告訴你的……」

「我聽到『不能再見湖山』，悲哀的襲擊，已經使我嗚咽失聲；你父親說到這裏，也兀自唏噓不止。悲傷極，淒涼極，他指着風雨飄零的湖山同我說：『我相信沒有犧牲，沒有代價，沒有成功。我早對湖山發誓，我現在正要完成那巍巍塔影朝夕啓示我的重要使命。』」

「他試要披起雨衣來，他手震顫，我的手也顫得不由自主。偉兒，要是人死了，穿殮衣，縱然十分悲傷，但是未亡人還可以號陶大哭。但是，但是，那十六年前的今夕，是怎樣的生離甚於死別！我呆了，哭不出聲來。忽然他心腸一硬，提起了一個小小的手提箱——裝着一些違禁物的小提箱——強作微笑，頭也不回地走了。我呆立着，神經早已麻木。隔了好一會，纔倉皇失措地推開了窗門，在淒涼極目的風雨飄零裏，悵望着無從辨論的牙子的黑影。唉，我此時欲哭無淚，欲呼無聲！」

「忽然狂風撲面，送來無數雨點。我一陣寒噤，倒在地上，不勝心頭的痛楚。但是，偉兒，你那時又偏從夢裏哭醒了。唉！我那時的心腸，怎禁得起再聽見孩子的哭聲啊！」

一彎新月，今晚却已高掛在雲際。此時湖山靜寂，水波不語，都似乎不勝往事的悲傷。少年呆望着隱約的雷峯塔影，彷彿領略得南屏晚鐘，聲聲敲入心靈深處。

母親又接着斷續地說：

「偉兒，你那時纔六歲，自然也不會記得。三天以後的早晨，報紙上已經登載着『革命黨□□□，謀刺兩江總督不遂，被捕就地正法，先斬後奏。』兒啊，你只知道你父親是革命死的，你可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犧牲的前驅者啊！……」

「自從那天接到你父親死信以後，我頓時對和藹的湖山，莊嚴的塔影，起了不可言說的敵意。但是明媚的湖山，巍峨的塔影，終究是你父親朝夕憑賞的對象。我記了你父親臨別的話，逐漸覺得湖山向我展眉，塔影對我含笑，一切好像都帶着十分善意在安慰我心頭的苦楚……」

「一年後的初夏，雷峯塔旁的荒丘上，憑空添了一個新塚。那便是你每次上墳去的地方。偉兒，這墳裏無屍無骨，只是一堆黃土，空埋着半生壯懷！」

這時候新月的銀輝，已經闖進了小樓頭。一切現莊嚴相。湖山依然靜寂，水波依然不語。母親微微歎息着。少年靠着窗欄，儘量呼吸着夜晚的清涼之氣。

(三)

這幾天他的案頭，總放着一部史記。

他是一個某大學剛畢業的大學生。從他的書櫃上放着的課本，一望而知不是候補大律師，不是候補財政部行走或是銀行辦事員，亦決不是軍官學校出身的候補排長。有些是淺近的社會

科學書，但是最令人觸目的是幾本用得爛舊的物理和化學算學書。

大約是盛夏的緣故，他看些中文。一天清早他翻開了刺客列傳，兀自朗讀。這一篇他近來不知讀過多少遍了。他讀到「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每每拍案歎息，推敲着「犧牲」和「代價」。他想到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專諸塔——很矮小而有木柵欄着的一個塔。「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些自然都是得意的句子。他甚至於想自己題一個號，叫做易寒。

那天下午，他同母親說：

「媽媽，那根小手槍在那裏？我們找了出來，有賊來也好嚇他一嚇。」

小手鎗是他舅父送給母親的，那是很玲瓏的七響小手鎗，因為母親喜歡，舅父留贈她的。

母親經他提起，說：

「不知忘記放在那裏了，讓我找出來，看生鏽沒有。」

他們一同到了母親房裏，在鐵箱的一個小抽屜裏，找出了一個黃綾小包。母親慢慢打開，露出依然保存得很好的小手鎗。母親說：

「這是你舅父革命時隨身帶的兵器。他是敢死隊，奮鬥的結果，贏得滿身傷痕，終究還是犧牲了性命。偉兒，這也是紀念品啊！」

他暗自高興地把小手鎗撫弄一番以後，很得意地伸手做出放鎗的姿勢。母親笑着說：「孩

子，放鎗也有講究的，像你這樣直挺挺空擺着虛架子，一放自己也許跌到，別說瞄準了。母親教他一些放鎗的常識，他樂得直問母親有子彈沒有。終究把一小匣從沒有開過的子彈也找出來。母親說：「這些年數隔久了，也不知還好不好。但是，無論如何，不要到外面去買，你真要玩可以到後面園裏去。」

幾天以後乾涸了的荷池，已經無辜的遺了無數蛤蟆。泥上還看得出刷白粉畫的圈子，中間的圈子裏，有不少新中的傷痕，密層層像蜂巢一般。

*

*

*

*

*

一個比較的清涼的夜晚，月影裏慢步着一對青年。柔和而嫵媚的聲音說：「志偉，今天怎麼？你話都不多說，好像有什麼心事的？」她的遊伴立停了，凝着一雙黑影。隔一會，他握緊了雙拳，堅決地訂定了什麼主意，然後鄭重地說：「潔之，我一向在你面前說過的瘋狂的話語，不知你可能饒恕？」她頓口答：「那也沒有什麼。你的真誠，我早就知道，但是我覺得我們都還年輕，正不知什麼是真正的愛情，所以更講不到婚姻問題。」少年似乎接着要說什麼，但是吞吐着不能出口。終究他說：「潔之，我愛你……」潔之撲嗤一笑，却又打斷了話頭。「但是……但是……我恐怕從今以後再沒資格向你求愛了。」

「怎麼講？你的意思不是說今天便是你末次的開口，一定要我給你一個確實的答覆？」志偉搖搖頭，歎一口氣說：「我……我的意思是：從這一刻起以至於無窮，我將不能希望

當你是我最親愛的了。」

潔之呆看了一回月色，不言語。

志偉溫柔而懺悔地說：「請你饒恕我。」

潔之含淚說：「本來世界上男子都是靠不住的。一會兒你聽他說得天花亂墮，一會兒他走到你面前說聲『對不起，請饒恕我，』就完了。」

志偉着急說：「我這次情形可與衆不同，……」

「反正誰都會那樣說法……」

志偉實在想據實告訴她，支吾着說：

「潔之，我從來沒瞞過你半點事，我心坎裏的話，沒有半句不給你說，……」

「對了，恐怕沒有半句瘋狂的話語，你肯留着不說。哼，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這時候少年實在過於局促不安得引起潔之的疑慮。她接着說：

「我離開杭州不過一星期，你竟有意外的奇遇，恭喜恭喜！」

少年還要解釋，但是她轉身告辭，在月影裏獨自走了。

隔一天早晨，他依然在後園同無抵抗力的荷池爲難。他想起一星期來的豔遇，勉強微微地苦笑了。

(四)

少年近來的思想舉動，母親都很明白。

那是一個落霞燦爛的傍晚。母親同少年說：「偉兒，十幾年的犧牲流血，只指望開幸福之花，結和平之果，但是現在國事紛紜，大好中華，依然是這樣風雨飄零！偉兒，從你父親死後，我無時不祝望這些前驅者的熱血，總能激勵後起的人，勉力爲國。但是至今你捨我奪，大局日非，犧牲者雖在泉下，都難瞑目。……」少年本來這幾天來思想變常，別有懷抱，一聽慈母的傷感，奮激地說：

「現在國事如此，不能說犧牲無用，還只是犧牲不足！」接着他更熱烈地說：

「假使國民人人抱着除一奸殺一賊雖死也甘心的決心，也是以佳奸人破膽，重見光明。」

母親十分鎮靜地問：

「偉兒，你真這麼主張麼？你試問你自己可有犧牲的決心？」

少年鄭重地伸手指着雷峯塔影說：「母親，像啓示父親一樣，這巍巍的塔影，也已經交託我一個新的使命了。」

母親微微點點頭。隔一會忽然想起問：

「你那位李小姐南京回來了沒有？」

少年點頭，她接着說：

「你前幾時不說有意希望她答應你婚約麼？那麼果真她要肯答應你呢？」

「母親，我既以全生命交付給中華民國，自然不能再向潔之求愛。……」

「那麼你告訴她沒有？」

「我已經同她說起。只是我想我的新使命是一個十分秘密的使命；我寧可讓她疑心我埋怨我，沒有向她明說。」

「這樣說來，你倒真有決心，不致於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母親，我現在很高興，我頓時覺得我自己重要，我的生命是有意識的，因為我已經以全生命交付給那秘密的使命。」

母親靜默了一會。

「偉兒，我十分喜歡，你能如此明白國民的責任，並且你又有這樣犧牲的決心。但是，別的都都可以，只是我不許你步你父親的後塵！」說到這裏，母親竟流淚了。

少年想來是母親疼愛，所以不讓他，因此懊悔着自言自語：

「我本來誰也不肯告訴的，我知道這種決心最不能同最親愛的人商量。……」

母親逐漸鎮靜而鄭重地說：

「偉兒，我不是不願意你犧牲，只是現在該殺的人太多了。那樣的犧牲，在十幾年前還可以激勵一時，驚破奸人的膽。現在可不同，做壞事的人實在太多了。並且他們都知道清清楚楚他們該吃手鎗或炸彈，所以迅雷似的鐵甲汽車的周圍，總滿載着盒子礮。志士的熱血去換那樣

的頭顱，在國家算來是最不經濟的事，況且現在竟已到不可勝殺的地步呢！」

忽然少年起立，慘然而奮激地說：

「母親，請你不要同我這樣說法。一分鐘以前，我覺得我知道我一生的重要使命。我知道我爲什麼活着，我要做一個殉國的志士，我要做烈烈轟轟的奇男子。但是，這一刻，你告訴我那是夢想，那是無用，那是不值……。我覺得空虛，覺得無望。母親，青年的使命在那裏？中國果真無望了麼？要使果真無望，青年只有自殺之一途，那麼又何妨殺一奸除一害再了却此一生呢？」

母親走近，撫摩着安慰他說：

「且不要這樣感情用事。那於國家有什麼益處。倖兒，你要能明白世界上惡人是殺不盡的，你就會得到一個更重要更徹底的使命。」

少年呆對着塔影，悵然廢然，不知心靈何處。

(五)

一天的傍晚，有一些青年在平湖秋月集會。他們好像是初次集會，正在討論「定名」。有一位青年女子提議自強會；一位男子提議雷峯社，理由是「雷」字雄偉，「峯」字壯麗，況且又是西湖卽景。接着有一位發言，以爲自強會適於公開宣傳，而雷峯社則近乎秘密結社。接着大家對於公開秘密，亦很有一番討論，從他們的討論裏，我們可以知道這還不過是籌備會。

他們的宗旨好像已經有了共同的了解。那便是空空洞洞「愛國」二字。有人也反對這「愛國」二字過於空洞，但是那提議雷峯社的男子，有很好的辯詞：「『愛國』爲什麼是空洞？這全靠我們做去。我相信我們在這裏集會，已經預先承認愛國不是空洞的，是要我們的熱心和赤血去努力的。同志們，我們要腳踏實地，犧牲救國。」他說完衆鼓掌，大家都覺得滿意。臨散時候各人答應回去招募同志，着重在物色有犧牲決心的青年。

歸途，志偉同一位黃女士一起走。黃女士說：「我看雷峯社這個名字倒不差，不過我們號召同志，得社會同情，應當有一個比較顯明的名字纔好。」志偉說：「我並不反對自強會，不過我覺得我們的同志着重在犧牲，所以人不在多，而在有決心。至於社會上的同情，那我想現在不必太看重了。現在社會上還不全都是惡勢力，軍閥官僚資本家的走狗？恐怕我們不應該同他們合作吧。」

「那麼你對於對付惡勢力，到底有什麼意見或計畫？」

「有人說惡勢力剷除不完的，但是我們殺多少是多少，」志偉奮激地說：

「那麼你贊成暗殺等等手段麼？」

「我希望雷峯社是一個賣命的組織。」

靜默了一會。

一路走着，黃女士問起：「這兩天可曾見李女士來？」

志偉歎了一聲氣。他呆着立定了脚步。

黃女士瞥眼看見迎面有人來，便問志偉：

「我們走路吧。這傍晚時節站在這裏，給人看見不好。」

潔之無意中遇見志偉和黃女士在一起，呆着說不出話來。倒是黃女士先開口問：

「從那裏來？」

潔之冷淡地答：

「你不知道我的家就在這附近麼？隨便散散步罷了。」

黃女士告訴潔之，他們從平湖秋月來，潔之望了望天上含譏說：

「真不巧，天像要下雨，沒有月亮。」

黃女士笑了一笑，接着回答：「希望一會兒雨過天清，月亮還會出來。」於是他便同志偉

走了。

一路黃女士又談起潔之來。黃女士說：「潔之又何必那樣多心？」

志偉懺悔地說：這也難怪，都是我不好，對不起她。」

「這怎麼講？」

志偉搖搖頭，再也不說什麼。

潔之自從那晚遇見志偉同黃女士在一起以後，心中格外覺得不快。

雪真來看她，又正逢着她潸然流淚的時候。雪真看見她眼圈微紅，來不及藏起的手帕上淚痕斑斑，着實覺得她來得不巧。雪真且暫時攔起來訪的使命，遲疑地問：

「潔之，你爲什麼傷心？可能容我知道？」

潔之也不隱瞞，便說：「志偉不同我好了！」

「難道他不理你了麼？不是他曾向你開過幾次口，你們都快訂婚了嗎？」

「幾次三番，我只是因爲婚姻是終身大事，不肯輕易答應。每次他總說我碎了他的心，現在我的心真碎了。……」

說着嗚咽起來。雪真也就題發揮說：

「本來世界上只有男子碎女子的心，那有女子碎男子的心？」

潔之忿忿地接着說：「也許男子本來就沒有真正的心，那又何從碎起？」

停一會，雪真鄭重地問：

「潔之，他倒是爲什麼同你決裂？」

「也沒有什麼決裂。我們架都沒有吵一次。只是有一天晚上，他瘋瘋顛顛說什麼他現在忽然感覺到自己重要的使命，不能再愛我……」

「你可知道他重要使命是什麼！」

「哼，我不知道？他要同那剪髮的黃女士好了。」

「你準知道他們要好嗎？」

「那天晚上，我親自遇見他同黃女士一起從平湖秋月回來。」

「那一天晚上？」

「就是上星期五。」

雪真好像領會什麼，微微一笑，又裝着正經說：

「上星期五嗎？那晚又沒月亮，他們倒會賞月。」

這句話不知怎樣勾動了潔之的心事，她又嗚咽啜泣起來。

等了一會，雪真說：

「潔之，我看果真志偉是那樣朝秦暮楚的人，那還值得你傷心？你應該自己慶祝，你幸而前幾次沒答應這樣一個人的婚約！」

潔之初次聽見這樣新穎的論調，自己細想，也覺得有幾分道理，便鎮靜了好些。

然後雪真慢慢同她談起女子救國的題目來。

潔之也很熱心，以爲自強會這種組織很應該提倡，也就預備答應加入。後來談到會員問題，雪真說是男女都有，潔之便不贊成。

雪真勸說：

「潔之，你這種見解不大好。惟其我們覺得男子靠不住，我們更應該盡我們的能力，引他們到向上的途徑去。人類的幸福國家的幸福是大家的，不是幾個男子或女子的。就說救國吧，我們一定得同男子合作。試憶革命的歷史，多少男子犧牲了性命，我們女子中亦有秋瑾。」

「況且女子還有重要的工作——比破壞更重要的工作。我們女子的天性是仁慈的，公正的，而且是創造的，建設的。我們有幾千年來傳下來的慈母之心——」

潔之聽着笑了一笑。雪真臉微微紅暈起來。但是她還接着說：

「總而言之，天地間的一切大事業，須要男女的調濟，愛國的事業也不是例外。」

雪真談到自強會裏有一位會員的精神，很可令人佩服。「……這位會員的思想雖然有些偏激，但是在現在青年裏正還缺少這樣的血性男子。他主張人人要有犧牲的決心。他主張我們要宣誓，把生命財產貢獻給國家的重要使命。」

潔之表示下次開會很願意得一見這位自強會的領袖。雪真也不告訴她姓名，只約了下次一同到會，便自告別。

隔一天清早，有人看見潔之獨自在西冷橋頭。

(七)

這幾天來那滿是鎔傷的荷花池邊，十分清靜。志偉卻在書房後邊玩些小玻璃管。母親看見

了，他只說溫習化學。

父親的生忌到了，母親同他一起照例上墳去。他把雷峯塔仔細打量了一番，只覺得此中充滿着無限神祕。上墳的時候，母親傷感地說：

「偉兒，當年你父親奮不顧身，也是一世之烈。只是我實在希望你不再步他後塵。我知道父親的行爲也許要比母親的忠告，更足以勾引你的心靈。但是，我願意趁今天同你仔細談一下。」

少年嚴肅地聽着。母親說：

「你記得革命領袖 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麼？」

「記得大概。什麼心理建設等等。」

「對了，着重在建設。」

「但是，我想，心理建設是空話。」

「不，心理建設最是要緊，不是空話。」

「那麼母親以爲世界上人人都可以做好人嗎？」

「在我看來，世界上也有兩種不健全的份子：一種是白心人，一種是黑心人。白心人是冷血人，所以無用；黑心人是熱心人，但是用不得其正，所以有害。偉兒，化學固然可以造炸藥，但不知幾時又纔能把黑心和白心變成鮮紅？」

「母親，我相信白的可以變紅，黑的沒有法子，只有拿紅的拚去。」

「但是我們總覺得好人去拼壞人太不值得。我所以不贊成暗殺，而主張『正心愛人』，根本的心理建設也便是這個道理。」

父親的行爲還是母親的忠告——這對於志偉，實在是一個難題了。

(八)

自強會開成立大會，足足有三十位青年男女出席。雪真很高興；她自己提議的這個名字，今天竟要得到真正生命的起始。潔之也一同來了。潔之瞥眼看見志偉在牆角邊坐着，牽了雪真的衣裳說：「怎麼他亦在這裏？」

雪真微笑說：「你怎麼不知道，他就是我們的發起人？你上次不說要見他嗎？回頭我同你們介紹介紹。」其實潔之早猜着幾分，聽着含羞地笑了一笑，也不好意思細問。

開會了，臨時主席黃女士就席。首先演說本會宗旨是愛國，着重在犧牲的精神。他着實稱贊了一番本會的發起人如何熱心，如何感動了同志，纔有這個組織。接着大眾宣誓：

「我誓願犧牲一切，終身做一個正直的人，爲社會國家人類謀幸福。」

宣誓以前有人曾經批評過誓言，說是過於空洞，但是大家以爲這無非表示一種精神，也不細加考究。

選舉的結果，華志偉當選爲正會長。鼓掌聲裏，潔之的情緒複雜到萬分。志偉到底是一個

有作爲的人，他所說的重要使命，自然便指犧牲救國而言，毫無疑義。但是他那天爲什麼同黃女士一起？對了，不是剛纔報告過籌備經過嗎？那天正是開籌備會。也許他們一起走，爲的是討論會務。並且即使沒有公務，志偉送黃女士回家，那又有什麼？潔之默想至此，低首含羞。

副會長選舉結果，黃女士當選，又一陣鼓掌。潔之的纖手卻覺得麻木而冰冷。接着臨時主席介紹新會長演說。

平時最激烈最熱心的志偉，這時上了臺。真奇怪，一點精神沒有。緊鎖的愁眉裏，暗現出深思的苦楚。大家感覺到意外的嚴肅，都不作聲。

新會長開口了：

「我恐怕你們錯擡舉了我——」

接着並沒有「還賴同志共襄大計」的照例語。

「——剛纔臨時主席關於我的話，我恐怕此刻都已經不合事實。從前我主張流血，主張暗殺，主張除惡鋤奸。現在我改變了，……」說到這裏，他忽然昏到過去。

黃女士當衆解釋，「志偉先生連日籌備勞神，今天天氣又熱，忽然患病，言語顛倒，請大家不要誤會。一切會務進行，當由正副會長切實籌畫，於第一次常會報告。」

會散了，潔之同雪真說：「志偉這人實在有些反常，真是莫明其妙。」瞥眼看見黃女士

扶着志偉走了，潔之悵然不語。

志偉告訴了母親開會的經過，母親安慰了他一番。

隔幾天見了黃女士，黃女士報告有許多會友打算簽了名勸他辭職。志偉本有此意，也不覺得失意。

第一次常會的議事日程，第一項是會長辭職案。大家聽他自動辭職，也有歎息的，也有譏笑的，卻是都願意讓他自己來申說辭職的理由。

志偉很鎮靜地起立，說：

「我已經同大家一起宣過誓：

『我誓願犧牲一切，終身做一個正直的人，爲社會國家人類謀幸福。』

這是我由衷的誓言，我到死也不反悔。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個人的見解，也許同我從前的見解，以及大衆的見解很不一樣——」

大衆聽到這裏，很有冷笑他自打嘴巴的。

「現在我以爲我們應當注重建設，不主張破壞的犧牲。……」

「難道賣國賊不該殺嗎？」下面問：

「不是不該，乃是不必。我們應當使好人加多，不要犧牲了好人去使壞人減少。並且

……」
他提高嗓子說：

「並且，我們還未必是好人！」

大家表示不滿，但是他接着說：

「所以，第一，我們先要自己終身做一個正直的人，然後纔有爲社會國家服務的資格。」
全場都靜默了。

「最後，還容我說一句話：我希望大家決不要拿別人當仇敵看待。我希望大家當所有的國人像朋友兄弟看待。他們在爭權奪利做錯了事，我仍願使他們回心轉意。我並不絕對相信世界上沒有壞人，但是我相信『正己愛人』可以感化自己，感化別人。這樣我們就會覺得中國不是無望，我們攜手前進，格外樂觀，格外有精神。」

「總結起來說：我們的工作，須要終身的努力，終身的犧牲，不只是努力於一時，犧牲了終身！」

辭職案表決的結果，沒有通過。但是志偉還是重新提出，大家只得准了。

黃女士本來預備了許多積極奮鬥的計劃，但是當天都沒提出。會散，志偉覺察潔之也在，並且還沒有走，就上前點了點頭。潔之也不言語，但是一雙秋水般的眼珠，表現無限同情。他們一路默默走着，倒是潔之先開口：

「志偉，你所說的了解和同情，很有道理，但是那又談何容易？」

「惟其人們難以互相了解，所以纔值得加倍努力呢！」

天色微暗，漸漸下起雨來。他們加快了脚步走。

隔了一會，志偉說：

「我近來的思想，也同這天氣一樣，變遷得利害，真是很難令人了解呢！」

潔之只是低首靜默着。

雨漸漸大起來，薄薄輕衫，又那裏禁得起？幸而已到志偉家門口，志偉猶疑一會，試探地問：

「潔之，你可否到我家去避一會雨？我母親在家，你那天在岳墳也見過。你坐一會喝杯茶，我好雇輛車送你回去。」

潔之也便答應。志偉的母親很高興地招待她。志偉正要雇車去，忽然雷電交作，母親索興讓他等一會，他也欣然聽從。

暴風雨裏，好像有萬千軍馬吶喊奔騰。電光閃處，小樓頭依然看得見雷峯塔影。

潔之望見了說：

「雪真告訴我，你會主張定名為雷峯社，是不是？」

志偉笑着答：

「對了，想來也真可笑。」

半空中插起了一陣戰鼓，一會在這邊，一會又在那邊，遙相挑鬪。忽而霹靂一聲，宛如地坼山崩。母親說：「一定打倒什麼了！」

他們齊在窗口看時，電光閃耀裏，巍峨的雷峯塔影像是一隻噴火的巨獸，偃偻着縱入湖心。

民國十五年九月六日，梅園。

